目　　录

古　代

初　期

王国时代

希腊化和罗马时期
（公元前332—公元330年）

中古时代
拜占廷时期（330—1191年）

法兰克时期(1191—1571年)

近 代

土耳其时期(1571—1878年)

英国时期(1878—1960年)

绪　言

塞浦路斯岛地处东地中海而扼东西方交通要冲。其毗邻三大洲的有利位置，既有助于它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使它自古以来就是周围海上强国的必争之地。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岛，仅次于西西里和撒丁岛，面积三千五百七十二平方英里。现有人口五十八万八千人，其中希腊族四十五万四千人，土耳其族十万零六千人，其余二万八千人为各少数民族。

曾经部分是树木丛生的中部平原，伸展于两条山脉之间，自西向东，横贯全岛。这个平原是岛上的粮仓，早在古王国时代即已实行精耕细作，盛产之谷物甚至输出到希腊及邻近各国。农产品，特别是自古闻名的葡萄，迄今仍是岛上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矿产，尤其是久负盛名的铜，依然是今日出口贸易的基础。两条山脉赋予这个

岛国以优美的风景，使之成为理想的假日游憩胜地。这两条山脉，远在古代即已为造船和采矿提供过木材，如今依旧是森林茂密。

在下文里将会看到，塞浦路斯由于其地理位置，曾经经历过一段风云多变的历史。八千年前远古文明的遗迹，为这些历史插曲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全岛各地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古迹，包括从新石器时代以至现代的艺术珍品，都受到妥善的保护。塞浦路斯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地同古代的古典式宫殿、庙宇和神殿、罗马人的遗迹、中世纪城堡、哥特式和拜占廷式教堂等名胜古迹，都竞相吸引着游客。全岛俨然是一所塞浦路斯历史博物馆。

塞浦路斯博物馆和英国、美国、瑞典、德国、法国等考古队，通过一系列的发掘，已经出土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现已在尼科西亚的塞浦路斯博物馆和纽约、伦敦、斯德哥尔摩等世界上其他许多博物馆中展出。拜占廷圣像的杰出代表作，现均陈列在尼科西亚一所小型的拜占廷艺术博物馆里。散布于全岛的拜占廷式教堂，也都保存有壁画和圣像。塞浦路斯的

民间艺术也是绚丽多彩的，新近由塞浦路斯研究学会在尼科西亚设立的民间艺术博物馆，已充分地展出了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特别有趣的是，在陶器、纺织和刺绣方面，现代民间艺术的最新颖设计，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造型和图案。

岛上希腊族居民的现代习俗，依旧保持着古老的传统。正如赫塞林教授所说的，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象塞浦路斯这样保存着拜占廷的传统了。塞浦路斯大主教至今还手执拜占廷皇帝钦赐的权杖，在举行仪式时身披紫袍，并且用朱笔签署文件。

虽然，从地理上看，塞浦路斯离东方比离西方近，但是，塞浦路斯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却主要是欧洲式的；甚至岛上的土耳其少数民族也在逐渐地放弃其东方生活方式，而接受占全岛总人口80%的希腊族的欧洲生活方式。希腊语是岛上的主要语言，大多数土耳其居民也说这种语言。英语用得很广，法、德、意等语也日渐流行。

1960年，塞浦路斯宣布为独立的共和国。经过艰苦的解放斗争（1955—1959年），终于结

束了英国长达八十二年的统治。有关这次解放斗争的文物，已在希腊族民族院设于尼科西亚的历史文物博物馆里展出。

塞浦路斯虽系蕞尔小国，但它现已跻身于今世诸国之林，在国际事务中起着它应起的作用。希望这部简史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个岛国由于其现行宪法的特殊状况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1963 年 9 月于尼科西亚

塞浦路斯历史地图

⊙疑有“◎”——译者
※疑有“角”字——译者

按原图译制

1

古　代

初　期

新石器与青铜时代
（公元前 5800—1050 年）

现已确知，早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5800—3000 年），塞浦路斯即已开始有人类繁衍生息。

新近的考古发掘表明，塞浦路斯文明可上溯至公元前六千纪初叶，与当时希腊及中东一带的文明诞生于同一时期。在此时期，即一般认为在塞浦路斯是公元前六千纪初的时候，岛上居民住的大都是一种濒临海岸的圆形茅舍。新石器时代内陆定居地的少数遗址，一般是在河流的两岸发现的。这些初期的塞浦路斯人，用石块制作武器、工具和器皿；用泥土修盖住所。这个时期器物的装饰，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

岛上的最初居民——或许应称之为古塞浦路斯人——肯定是早在公元前六千纪之前就已定居下来，因为被考古学者划入该时期的遗址，显然，

公元前三千纪初期铜的发现，对塞浦路斯的历史开始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岛的名称，原来大概来源于某种植物，此后则与产量很大的铜有关。塔马索斯、索利、利姆尼和卡拉瓦索斯都是有名的铜产地。铜很快地就代替了石器，用来制作兵器、工具和器物。

此时，定居地进一步向内地拓展。用内墙隔成单间和储藏室的长方形房屋，代替了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圆形茅舍。瑞典考古队在伊达利昂附近的阿拉姆布拉、卡拉瓦索斯以及其他地方，都曾发掘出过那样的房屋。

死者不再象新石器时代那样，埋葬在他们生前的住所——那时，人们生前住的茅舍就是死后的墓窟——而是开始使用大坟地，即公共墓地；岛上大多数的地区，都发现有这种公共墓地的遗迹。在古代的勒德拉，即现在的尼科西亚附近，发现了一处这类著名的大坟地，还在北海岸基里尼亚附近的贝拉佩斯（弗诺斯）发现了另一处。这些都证实了，这个时期定居点的规模比以前新石器时代的要大得多。

这时，不仅丧葬的风俗有了变化，而且还出

现了对于神祇的崇拜和较有组织的村社生活。以往用石制作瓶罐，现在则改用红色匀熟的陶土，而且形制精巧。与崇拜丰产女神有关的一些神话也在这时传入，最初，这位女神名叫库普里斯，后来则以人们较熟悉的阿佛洛狄特见称。从此以后，塞浦路斯就和这位女神联系了起来。

可以认为，塞浦路斯的生活和特征的这种变化，是由于邻邦外来成分的掺入而改变了居民成分所造成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塞浦路斯人，与很早就有雅利安人①部落定居的安纳托利亚大陆上的人是同一种族。在此期间，塞浦路斯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等中东一些国家有过来往；同时，在色萨利、阿提刻，甚至匈牙利等地，都发现有来自塞浦路斯的物品，这表明塞浦路斯同希腊和中欧也有过联系。

青铜时代，塞浦路斯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大约公元前二千纪中叶阿卡亚—迈锡尼

① 雅利安人（Aryans），远古中亚地区操雅利安语（现通称“印欧语”）的部落集团。公元前二千纪至一千纪期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中上游一带，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另一支迁居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大陆。——译者

人[1]移民的到来。这些新来者，是在埃及人和赫梯人即将征服岛上土著居民的时刻到达的。阿卡亚—迈锡尼人在这场一决雌雄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便在塞浦路斯立足下来。他们从迈锡尼和派罗斯出发向外移民，早已席卷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诸岛，最后还将深入到小亚细亚。

4

这些新来者既带来了他们的商品，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与早在几百年前即已高度发达的、令人赞叹的克里特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2]。他们移居塞浦路斯，不仅为过去的历次发现所证实，而且也为新近在萨拉米斯（恩科米）和克提昂（拉纳卡[3]）附近发现的整个整个的迈锡尼人城市所证实。迈锡尼人的坟墓及其他遗物，尤其是具有自然主义色彩装饰的古瓶、由希腊输入或本土制造的金质权杖和王冠，在岛上许多地方都有发现。

---

① 阿卡亚—迈锡尼人(Achaeans-Mycenaeans)，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进入希腊中南部的阿卡亚人，下文的迈锡尼—阿卡亚人亦同。——译者

② 克里特文化形成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迈锡尼文化形成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后者约晚一千年左右。——译者

③ 今名拉纳克斯。——译者

古代关于阿卡亚人曾在塞浦路斯定居的传说，不仅见于稗史，而且也见于北海岸的一条狭长地带的命名，该地至今仍称做“阿卡亚人海岸”。

塞浦路斯岛在当时叫“阿拉西亚”或“阿赛”。阿拉西亚这个称呼还保留在阿波罗·阿拉西奥提斯这个名字中，很可能是源于迈锡尼古希腊语。岛上许多地方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不断地提供迈锡尼—阿卡亚人曾在塞浦路斯定居的证据。波加兹科易文书[①]中提及塞浦路斯，便可说明塞浦路斯当时在东地中海的重要地位。

迈锡尼人的到来，既改变了岛上的文化，也改变了居民的人种成分。从塞浦路斯移出的迈锡尼人和从爱琴海移出的迈锡尼人一起定居在对面的叙利亚海岸，也在那里传播迈锡尼文化。塞浦路斯的这个变化是深广的：它不仅发生于沿海，而且还及于内地。伊达利昂古城和其他早期城市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事实。由于迈锡尼—阿卡亚

① 波加兹科易文书（Boghazköy Texts），二十世纪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以东六十英里的波加兹科易（古赫梯国都哈图斯所在地）发现的几万片赫梯泥板文书。——译者

人的移居，塞浦路斯进入到一个富足的阶段。

5 希腊人移居塞浦路斯

继迈锡尼人之后，公元前二千纪末之前，希腊人也移居到塞浦路斯。他们与早已迁徙到小亚细亚南海岸的人是同一种族。这第二次的移民浪潮，据认为和特洛耶战争① 所导致的迁徙有关。荷马② 提到过佩福斯国王基尼拉斯曾馈赠一项贵重礼品给特洛耶远征军首领阿伽门农王。后来，希腊抒情诗人提尔泰（公元前七世纪）和品达（公元前五世纪初）都赞颂过基尼拉斯，称道他的富有和当时塞浦路斯已经高度发达的文化。

从这个时期的传奇故事中，我们可以判断出首批希腊移民是塞浦路斯的一些重要定居地的创建者。例如，萨拉米斯岛的英雄阿雅克斯之弟托

① 特洛耶战争（Trojan War），公元前十二、十一世纪之交，希腊各部落联合进攻特洛耶（位于小亚细亚西北海岸，即今土耳其的希沙立克）的一场掠夺性战争，延续近十年之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即述其事。——译者

② 荷马（Homer，约公元前九世纪），希腊盲诗人，相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的作者。——译者

塞，被一场大风暴刮到塞浦路斯，创建了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城；阿卡狄亚的阿加皮诺建立了佩福斯；卡尔卡诺在岛的中部建立了伊达利昂；斯巴达的普拉山德罗斯在北海岸创建了拉皮索斯；奇特罗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他建立的地方为奇特罗伊；狄摩芬在塞浦路斯西北部的索利附近建立了埃皮亚；阿卡马斯这个名字之所以留传至今，是因为岛的西部有一个定居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历史人物名单无疑是并不齐全的，但它却显然说明了来自希腊及其诸岛的希腊人远征队在塞浦路斯广泛定居的事实。

希罗多德[1]和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家都记载过，塞浦路斯居民中有雅典人、阿吉弗人、阿卡狄亚人和萨拉米斯人等等，这就为希腊人大量移居塞浦路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公元前五世纪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强调说，希腊的萨拉米斯岛就是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城（位于迈锡尼人城市恩科米附近）的母邦。

6

① 希罗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484—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九卷，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历史之父”。——译者

亚述人公元前七世纪的记载以及希腊人较晚时期的资料，都提到过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国王和希腊人城市。据说，雅典政治家梭伦，曾作为索利国王菲洛基普罗斯的客人，于公元前六世纪初访问过塞浦路斯。梭伦的这次访问，后来就和索利城联系起来了。索利出现于埃皮亚之后，其国王就是菲洛基普罗斯。据亚述人在此以前两个世纪的记载判断，梭伦访问时，索利已经不是一个新城市了。

这个时期移居塞浦路斯的并不单是希腊人，腓尼基人也从叙利亚沿海渡海而来。曾一度认为，腓尼基人比希腊人来得要早，现在才证实，他们来并不早于公元前一千年。他们主要是居住在沿海一带，特别是南部的克提昂(西提乌姆)和北部的拉皮索斯两地，但这两处都不具有纯腓尼基的特征。如前所述，拉皮索斯系斯巴达的普拉山德罗斯所建；而克提昂，即现在的拉纳卡，虽是腓尼基人最重要的定居地，但自从公元前二千纪起就有迈锡尼—希腊人移居于此——这已为V·卡拉吉奥吉斯博士最近进行的发掘工作所证实。

曾经以为腓尼基人在阿马修斯，即现在的利

马索尔[1]附近定居过，但据现在所知，该城的居民是所谓的古塞浦路斯人，即一直生存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土著塞浦路斯人。他们或者出于自愿，或者迫于边患，主要是居住在岛的内地。腓尼基移民远不及希腊移民人数之众，其文化影响也微不足道。然而，由于他们与波斯人联合反对希腊人，所以，从政治方面来说，他们在塞浦路斯的历史上还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塞浦路斯希腊族人雕像，纽约。

7

塞浦路斯和外国的关系

8

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塞浦路斯就与他国，特别是与亚述有过来往。有证据表明，当时塞浦路

① 今名累梅索斯。——译者

斯的铜制工具还传入到中欧。它和米诺斯[1]文化的伟大中心克里特岛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塞浦路斯地当欧、亚、非三洲交通要冲，有这种早期的国际交往是非常自然的事。

及至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塞浦路斯的阿拉西亚同迈锡尼人和埃及法老[2]之间也联系繁密。现存的纸草书卷所载阿拉西亚国王与当时在位的埃及法老之间的来往书札，就颇能说明当时塞浦路斯岛的情况。书札中提到过阿卡亚人。究竟阿拉西亚这个名称在当时是指整个岛而言，还是仅指其一部分，现在还无从稽考。不过，据认为，近来在萨拉米斯附近发现的筑有围墙的迈锡尼人城市，至少是阿拉西亚的中心。公元前二千纪期间，该城为埃及人所侵占和夷毁。

尽管塞浦路斯诸王当时还在向埃及纳贡，但是塞浦路斯当年兴盛的对外贸易的大宗，显然还

---

① 米诺斯(Minos)，克里特岛的一个王朝的名称。因其王宫集中代表了克里特文化的成就，故后者又称米诺斯文化。——译者

② 法老(Pharaoh)，意为“宫殿”。古埃及人对国王的称呼，犹如中国古代称皇帝为“陛下”。——译者

是和埃及进行的。由于铜矿的开采和当时遍布全岛的大森林的采伐，塞浦路斯获得了巨额财富。当时的贸易商品中，除铜与木材外，还提到有象[9]牙，这就说明塞浦路斯岛已经成为一个海上转运中心。看来是由于岛上的贸易兴隆，促使建立了一支船队。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的数十年间，这支船队一直控制着东地中海。

希腊人于公元前二千纪末叶来到塞浦路斯以及一些较重要的城市的兴建，和当时岛上铁的广泛使用正好是同一时期。我们将在稍后看到，塞浦路斯的国家形式也在开始出现变化。其间它与希腊、叙利亚、埃及和东方邻国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公元前一千纪初期。在这个时期，塞浦路斯繁荣而又独立；在公元前九世纪的几十年里，它一直称雄海上，保持着对于腓尼基人的优势。

10

王 国 时 代

在亚述人的统治下（公元前八—六世纪）

公元前八世纪末叶，亚述人西进至叙利亚海岸，征服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诸城因而丧失了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移民时所获得的自治，只是塞浦路斯诸王还保留了处理内务的自由。亚述人对塞浦路斯的占领，意在保护沿叙利亚和北小亚细亚的亚述西部海岸。

在克提昂发现的、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的一块石碑(纪念碑)上面的铭文，提及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于公元前708年占领塞浦路斯一事，还提及塞浦路斯有七个王国——后来亚述人和希腊人的记载，也都提及过这些王国的名称。由于希腊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即已移居塞浦路斯，而且势必会带来迈锡尼时期希腊的政治制度和其他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些王国肯定是早就建立了。那时的国王们都袭用诸如奥纳萨哥拉斯、埃提安德

罗斯和皮拉哥拉斯等希腊姓氏。

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记述对他来说已是古代历史（他卒于公元24年）的文章中，提到过塞浦路斯有好几个王国。

11

塞浦路斯诸王既按迈锡尼方式实行统治，就必然会保留了希腊的王位世袭制度。他们在自己的城市王国中行使最高祭司、法官和军事统帅的职权。那些城市王国后来都具有希腊城邦的许多特点，尽管它们的首席公民还拥有王权。

起初，国王们总揽行政大权，后来才采取了公民会议制度。公民会议由国王主持，另由被称为阿纳克特（亲王）和阿纳赛（公主）的王室成员组成最高王室会议，这就说明他们还是大权在握。因此，可以说，在塞浦路斯实行的是一种王室寡头政治。几个大王朝在塞浦路斯延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萨拉米斯的托塞王朝和佩福斯的基尼拉斯王朝。他们的后裔袭用开国者的称号，分别称做托塞里底和基尼拉底。在塞浦路斯博物馆里，将可以看到一枚在岛的南海岸发现的、属于迈锡尼时期的国王权杖。

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末，塞浦路斯还模仿迈锡

尼式宫殿的建筑样式。古城索利附近，弗尼（埃皮亚?）的一个小山上，就有一座这种样式的宫殿。其遗迹还保留着迈锡尼的特点，但已杂有某些东方影响。可以推断，那时整个塞浦路斯都是采用这种风格建造宫殿的。

12 古代塞浦路斯的宗教和崇拜

古代塞浦路斯的宗教是很有趣的。远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开始崇拜丰产女神，后来则一直以希腊女神阿佛洛狄特的名字沿袭下来。虽然她是从希腊传入的，但传奇故事里却说，她最初出现在佩福斯海岸外的大海波涛。因而塞浦路斯便成为崇拜她的主要地区之一。

塞浦路斯的许多地方都崇拜这位女神，但特别崇敬她的是古佩福斯、伊达利昂、戈耳吉和最东部的奥林普斯等地。可以说，岛上的每个角落都有奉祀阿佛洛狄特的圣所，而其中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古佩福斯的神庙，它早已驰名整个希腊世界。这座著名的神庙，在罗马人占领时期仍然受到尊重，得到罗马皇帝的保护，因为他们把阿佛洛

狄特当作为罗马的维纳丝女神。

除阿佛洛狄特女神外（有两首荷马体的赞美诗就是奉献给她的；所有的希腊诗人都通称她为库普里斯、帕菲亚或伊达莉亚），其他希腊众神在塞浦路斯也极受崇敬。例如，萨拉米斯就崇拜宙斯，他们对宙斯的崇拜和萨拉米斯的创建者托塞有关；在索利附近的埃皮亚和伊达利昂两地特别崇拜雅典娜；在克提昂和萨拉米斯崇拜阿尔迪美丝；在库里昂是阿波罗；在佩福斯是赫拉——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特别要提到的是，传入塞浦路斯的还有对于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崇拜，后者不仅被当作英雄，而 13 且还被敬若神明。腓尼基居民在他们自己的神庙里也敬这些神，尤其是赫拉克勒斯，被他们奉为梅尔夸斯①，雅典娜被奉为阿纳特②。在塞浦路斯，已经发掘出许多神庙和圣所，也发现有大量的还愿神像和其他还愿物品，然而希腊神庙的建筑设计和在希腊人中流行的崇拜偶像的风习却不

① 梅尔夸斯（Melqarth），古代腓尼基的天神、主神，推罗的“城王”。——译者

② 阿纳特（Anat），古代腓尼基的守护女神。——译者

曾传入塞浦路斯，足见塞浦路斯当时更明显地受有东方的影响。

虽然移民的结果已使希腊人成了塞浦路斯占优势的种族，希腊文明也播及全岛，但是塞浦路斯人古老的习俗还是保留了一段很长时间。这是由于塞浦路斯离希腊本土有一定距离以及塞浦路斯人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固有的保守性之故。因此，与其他的希腊人不同，塞浦路斯人经历了他们自己历史发展的道路。不过，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一直受着希腊精神和文明的支配——这种精神和文明系由迈锡尼—希腊人移民时传入，而为古塞浦路斯人以及于公元前八世纪定居在沿海一带的腓尼基人等本土居民接受下来。

14　古代塞浦路斯人的语言

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所讲的阿卡狄亚—多利亚方言，是由希腊移民在多利亚人占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前从阿卡狄亚传来的。在一些铭文、古代纸草文献和辞书中，尚残存有这种古代方言的片断。特别有趣的是塞浦路斯音节字母，据说系

由迈锡尼拼音字母演变而来，岛上迈锡尼时期的文物上已发现有这种音节字母。近来在迈锡尼发现的一些铭文，已由文特里斯[1]和柴德 威克[2]合作释读出来，其中就有许多塞浦路斯文的单词和姓氏。

塞浦路斯音节字母有其本身的特点，它适宜于古塞浦路斯人古奥的语言。为适应希腊语言的要求，它已作了某些改动，尽管改动有不少困难。塞浦路斯的希腊移民使用塞浦路斯音节字母而不使用希腊拼音字母的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在来到塞浦路斯之前根本不熟悉腓尼基拼音字母[3]。这种拼音字母经过某些改动之后，便很快为希腊人所采用，并且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演变成了希腊拼音字母。

希腊拼音字母传入塞浦路斯则相当晚，直到

---

① 文特里斯（M. Ventris, 公元 1922—1956），英国考古学家。——译者

② 柴德威克（J. Chadwick, 公元1920—），英国古典学者。——译者

③ 腓尼基字母，腓尼基人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创造和使用的字母，共二十二个，都表辅音。希腊人采用后，增补了元音字母。——译者

Vowels	a	e	i	o	u
j	ja	je	—	—	—
v	va	ve	vi	vo	—
r	ra	re	ri	ro	ru
l	la	le	li	lo	lu
m	ma	me	mi	mo	mu
n	na	ne	ni	no	nu
Labials	pa	pe	pi	po	pu
Dentals	ta	te	ti	to	tu
Gutturals	ka	ke	ki	ko	ku
s	sa	se	si	so	su
z	za	—	—	zo	—
x	xa	xe	—	—	—

Vowels ——元音
Labials ——唇音
Dentals ——齿音
Gutturals——喉音

塞浦路斯音节字母表
（见桑姆：《希腊方言手册》第 7 页）

将近公元前五世纪末才由萨拉米斯国王介绍进来，而由埃瓦哥拉斯一世后来在全岛推广。然而，塞浦路斯音节字母还是和希腊拼音字母并用了一段很长时间：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塞浦路斯人的保守性。

在塞浦路斯发现的一块用希腊文和塞浦路斯音节字母写成的极为重要的碑文，是在伊达利昂出土的，现收藏在巴黎卢佛尔博物馆里。碑文属于公元前五世纪初期，提及当时波斯人和腓尼基人联军从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主要定居地克提昂出发进攻伊达利昂的军事远征。

在埃及人和波斯人的统治下（公元前六世纪）

16

在将近公元前八世纪末叶被亚述人占领之后，塞浦路斯的征服者又数度更迭。埃及国王霍夫拉（公元前588—569年），即希腊人所谓的阿普里斯，大败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舰队，但未能攻取塞浦路斯岛。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前半叶，或许是公元前560年左右，塞浦路斯被霍夫拉的继承者阿马西斯王所占领。塞浦路斯诸王成为他的藩臣，并得向他进贡。约当公元前540年，塞浦路斯岛又落入波斯国的创始者大居鲁士手中。

埃及的征服虽然对塞浦路斯的建筑样式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在这些征服者、特别是在波斯人统治期间，塞浦路斯诸王在其各自城市王国的地位依旧稳固。他们的王位得到承认，享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包括可以发行他们自己铸造的银币和铜币。其自治地位的一个证明就是：他们和外国国王们签订条约时，并不需要波斯国王派来省督，而这是不同于波斯帝国在其他各省的惯

例的。此外，塞浦路斯诸王还象吕底亚[1]国王克鲁苏斯以前的做法那样，仍旧到达尔斐[2]的著名希腊神谕所去奉献祭礼。

塞浦路斯诸王最主要的义务是向波斯国王纳贡，并为其对外征战提供军队、船只。在大流士时代，塞浦路斯划归包括西利西亚和腓尼基的第17 五省管辖，年贡三百五十塔兰特[3]。

公元前六世纪时(约公元前525年)，塞浦路斯最伟大的国王是萨拉米斯的埃维耳逊，即后来的塞浦路斯英雄奥勒西洛斯的祖父。他不仅是据我们所知的第一个铸造钱币的塞浦路斯国王，而且在波斯人统治期间，他还保持了相当的独立地位。他与非洲昔兰尼[4]的一些国王曾有密切来往，并款待过流亡中的菲里蒂姆女王。

---

① 吕底亚(Lydia)，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希腊城邦和强国，公元前545年为波斯所灭。——译者

② 达尔斐(Delphi)，位于希腊中部，是阿波罗的圣地，全希腊的宗教中心。——译者

③ 塔兰特(Talent)，古代希腊、巴比伦等国最大的币制单位和重量单位。一塔兰特约等于30公斤。——译者

④ 昔兰尼(Cyrene)，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人在北非建立的一个城邦，现属利比亚的昔兰尼加省。——译者

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塞浦路斯的状况完全不象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相反，文化、艺术的发展以及雕塑方面的独特风格，即所谓“塞浦路斯风格”的出现，表明塞浦路斯还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

塞浦路斯人在这个时期和爱奥尼亚人的来往密切，后者在吕底亚国王克鲁苏斯（公元前545年）战败和逝世之后，与塞浦路斯同时为波斯人所征服。约当公元前500年，爱奥尼亚① 起来反抗波斯人统治的时候，塞浦路斯也参与了这一典型的希腊式的事业，那就是为了争取自由，经济上可能遭受任何风险也在所不计。在这场斗争中，亲波斯的萨拉米斯国王高尔戈斯之弟奥勒西洛斯，证明他不愧为是一位英勇的领袖。在萨拉米斯居民的支持下，他废黜了他的胞兄高尔戈斯，联合除了阿马修斯居民以外的所有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举行了一次反抗波斯人的民族起义。

尽管有爱奥尼亚人的援助，奥勒西洛斯和其他塞浦路斯诸王的联合起义还是没有成功。波斯

① 爱奥尼亚（Ionia），爱奥尼亚希腊人于公元前八世纪在小亚细亚西部建立的一个城邦。——译者

人在萨拉米斯附近登陆，并在那里的一个开阔地展开了一场激战。奥勒西洛斯英勇阵亡。他死后，被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居民尊崇为英雄主义的象征，并永远为他们所纪念。希罗多德曾详尽地叙述过这些令人难忘的事件。关于塞浦路斯人在起义失败后再度被征服一事，他悲痛地写道："塞浦路斯人只过了短短一年的自由生活就又重新沦为奴隶了。"（公元前498年）

18 波斯战争期间及战后时期的塞浦路斯（公元前479—449年）

奥勒西洛斯的起义失败后，塞浦路斯诸王再度向波斯称臣，但他们的自治地位并无改变。他们继续向波斯大王纳贡，并履行条约上规定的其他一切义务。因此，当薛西斯[①]于公元前480年出兵希腊时，塞浦路斯诸王还为他提供了一百五十艘船只，参与入侵者一方作战。顺便提一句，当时能提供船只一事，就很生动地表明了当年塞浦

① 薛西斯（Xerxes，约公元前519—465年），古波斯國王（公元前485—465年），大流士一世之子。——译者

路斯的海上地位。

至于塞浦路斯人表面上勾结波斯人来反对其希腊同胞一事，乍看起来这种"勾结"是帮助了波斯人，而其实是更多地帮助了希腊人。希罗多德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薛西斯的盟友、哈利卡纳苏斯[1]的阿尔迪美丝娅女王，后来曾在薛西斯面前责备过塞浦路斯人。正是由于塞浦路斯人在波斯战争后期所采取的是这种态度，希腊人才先后在波桑尼亚斯、阿里斯太德和西蒙的率领下，在提洛同盟成立之后，为解放这个岛屿作过不懈的努力。

塞浦路斯争取独立的斗争是漫长的，基本上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但可以这样说，在公元前 479—449 年期间，塞浦路斯还是多少享受到了自由和自由所带来的一切裨益。陈列在塞浦路斯博物馆里的一个公元前五世纪的阵亡勇士的浮雕上刻有这样的铭文："狄俄尼索斯，卡迪亚人"，意即来自色雷斯的卡迪亚。这大概就是希腊人为解放塞浦路斯进行过多次斗争的一个证明。同希腊的关系曾一度中断，这时又恢复了。岛上的文 19

① 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多利亚人在小亚细亚西南部建立的一个城邦，公元前六世纪时归附波斯。——译者

化日趋繁荣，各城市王国也逐渐适应了希腊式的民主制度，虽然王政统治依旧存在。从上述的在伊达利昂发现的、属于公元前五世纪初的著名铭文里可以看出，雅典人在为塞浦路斯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对这些进步的取得帮助甚大。以前亲波斯的国王都已废黜，赞助大陆希腊人的被拥立为国王。索利附近的弗尼王宫即建于此时，它比起塞浦路斯以往的任何建筑来，都更多地吸取了希腊式建筑艺术的特色。

马拉松战役[①]的得胜统帅米太亚德之子西蒙大将军阵亡之前，雅典人对塞浦路斯的影响到达顶点。公元前 450 年，西蒙曾和阿纳克西克拉提斯一起组织过远征军，试图将塞浦路斯从波斯人的再占领下解放出来。他在解放了塞浦路斯西北部的马里昂之后，便在公元前 449 年围攻当时被腓尼基人占据的克提昂的战役中阵亡。西蒙死后，雅典人就同阿塔薛西斯[②]媾和[③]，并于公元前 448 年将塞浦路斯拱手让给波斯。塞浦路斯文化

① 马拉松战役，是希波战争期间（公元前 490 年）发生在中希腊东北部马拉松平原的一次战役。雅典人在米太亚德率领下大败波斯侵略军。——译者

的衰微以及与希腊大陆的隔绝，完全是波斯人的统治所致。岛上最著名的城市萨拉米斯被腓尼基人侵占，他们已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此后的数十年内，塞浦路斯便一直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只有腓尼基人受到波斯人的扶植。

在埃瓦哥拉斯一世的领导下，塞浦路斯人再次奋起为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他们自己而战斗。由于雅典人的支持，埃瓦哥拉斯一世已于公元前 411 年拥立为萨拉米斯的国王。他曾宣称他应继承萨拉米斯的王位，因为他是托塞家族的后裔。结果他真的成了王位继承人。

萨拉米斯国王埃瓦哥拉斯一世
希腊文化的传播

塞浦路斯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埃瓦 20

② 即阿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I，公元前 465—424 年），薛西斯之次子，绰号“长手”。——译者

③ 公元前 448 年，雅典人派卡里亚斯（Calias）与波斯签订了《卡里亚斯和约》，雅典人在和约中同意放弃对希腊人的一切支持。——译者

哥拉斯一世(公元前435—374年)，于公元前411年继承了王位。他在塞浦路斯培育了希腊文明，并将其传播至周围尚未开化的国家。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友人、他儿子尼科克列斯的老师、雅典演说家伊索格拉底，在向尼科克列斯描述理想的君主时，便是以这位国王为典范的。埃瓦哥拉斯不仅在行政、文化和外交方面，而且在与蛮族作斗争和在他们中间致力于传播希腊文明方面都显示出卓越的才能。伊索格拉底在他逝世之后写的一篇颂辞，提供了关于这位国王业绩的极好资料。埃瓦哥拉斯一世，是后来肩负同样使命的亚历山大大帝① 的先驱。伊索格拉底就是这样来评价他的。

埃瓦哥拉斯的第一个目标，是使塞浦路斯诸城市王国以萨拉米斯为霸主统一起来。他兼用和平及武力两种方式，达到了这一目的。他曾遭到克提昂、阿马修斯和索利等国国王的抵制，他们于

①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子。少时曾就学于亚里士多德，即位后大举东征，建立了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译者

公元前 390 年投奔波斯大王，请求他制止埃瓦哥拉斯实行他的计划。但埃瓦哥拉斯并不气馁，因为他认为，这是摧毁波斯统治的良机。他不顾与之交锋的是波斯大王的劲旅，聚集了自己的部队，继续执行他的计划。

作为其目标的一个象征，埃瓦哥拉斯铸造了金币以炫耀其权力，这就僭越了以往属于波斯大王的一份特权。在抗波战争中，埃瓦哥拉斯再 21 度获得与之关系密切的雅典人的巨大援助。自从雅典人帮助他登上萨拉米斯王位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始终不渝。作为酬报，埃瓦哥拉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①中也支援了雅典人，那时，雅典人于公元前 413 年在西西里岛遭受败创之后，正需要新的盟友。由于这种合作，雅典人于公元前 410 年授予埃瓦哥拉斯以雅典荣誉公民称号。授誉的法令，刻在雅典卫城的一根圆柱上，残存的圆柱现保存在雅典博物馆。

公元前 405 年，雅典人在伊戈斯波塔米遭到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的一次争夺霸权的战争（公元前 431—404 年），断续达二十七年之久。——译者

拉西迪蒙[①]人的重创。雅典将军科农带领八艘舰只逃到萨拉米斯他的朋友埃瓦哥拉斯处避难。塞浦路斯从此出现了雅典侨民，大批学者和艺术家也被埃瓦哥拉斯招致到塞浦路斯。埃瓦哥拉斯与雅典人的合作，在科农由于埃瓦哥拉斯的引荐被波斯大王任命为波斯舰队司令、并于公元前394年在克尼多斯附近一举击败了拉西迪蒙人之后，就更加密切了。这一胜利，使得雅典人又恢复了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所丧失的海上霸权。早已是雅典荣誉公民的埃瓦哥拉斯，现在更是盛誉空前。自从行刺僭主的英雄哈莫迪奥斯和亚里斯托盖顿[②]的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人享受过如此崇高的荣誉。埃瓦哥拉斯和科农的塑像矗立在宙斯神庙附近的市中心广场上。雅典人又通过了一项新的授誉法令，授予埃瓦哥拉斯一顶金叶花冠。

然而，在“塞浦路斯战争”中（公元前390—380年），雅典人却很少援助埃瓦哥拉斯。当埃瓦哥

① 拉西迪蒙（Lacedaemon），斯巴达城邦的所在地。故斯巴达人又别称拉西迪蒙人。——译者

② 哈莫迪奥斯（Harmodios）、亚里斯托盖顿（Aristogeiton），公元前六世纪时的雅典贵族，因谋刺僭主未遂，被先后处死。后人尊之为英雄，并为他们建造了塑像。——译者

拉斯向雅典告急时，他们才派遣名将哈布里亚斯出兵来援；可是，当公元前386年缔结了安塔耳西达斯和约① 之后，援军马上就撤走了。波斯入主塞浦路斯得到雅典的确认，致使埃瓦哥拉斯不 22 得不孤军抗战。波斯大王阿塔薛西斯二世调动了由著名督军们统率的大军来讨伐埃瓦哥拉斯，但后者在亚洲和非洲又寻得了新的盟友，其中就有埃及王兼阿拉伯王阿科里斯。

战争开始后，由于得到埃及和波斯大王的其他敌国的援助，埃瓦哥拉斯曾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公元前382年攻克腓尼基的推罗城。那时，推罗设防坚守，顽强抵抗，一如它后来在公元前332年顽强抵抗远征波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紧接着这些军事胜利之后，埃瓦哥拉斯又在克提昂附近的一场海战中大捷。就在这时，埃及人师法当时盟友间背信弃义的故技，中止了对他的援助，使得他从此急转直下。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他在塞浦路斯所有占领的地

① 安塔耳西达斯和约(The Treaty of Antalcidas)，斯巴达与波斯之间签订的以斯巴达将军安塔耳西达斯命名的出卖全希腊利益的条约。——译者

方，承认阿塔薛西斯为塞浦路斯的统治者，而仅仅保住了他在萨拉米斯的王位。长达十年的“塞浦路斯战争”遂于公元前380年如此悲惨地结束。这场战争耗尽了国力，使萨拉米斯变得贫困不堪，国内动乱因而继之而起，埃瓦哥拉斯终于于公元前374年被刺。其子尼科克列斯继为国王（公元前374—361年），他虽然也富于希腊感情，但是远不能与其先君媲美。

史学家格罗特称埃瓦哥拉斯一世为“精力非凡、聪颖超群的希腊人”。埃瓦哥拉斯之所以为后人景仰，是因为他在塞浦路斯和在邻近大陆上传播了希腊文化。他铸造的钱币上镌刻的赫拉克勒斯神像，具有著名的普拉克西特列斯派[1]的特征，可见，在他的倡导下，希腊文化在塞浦路斯传播之广。除赫拉克勒斯外，其他希腊众神，如阿波罗、赫拉、雅典娜、阿尔迪美丝和阿佛洛狄特等神像也常见之于这一时期的钱币。同时，还发现了上述众神的雕像，其中，克提昂著名的阿尔迪美丝雕像，

23

① 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390年—？）雅典人，古希腊雕塑家。作品以将神话传说人物纳入世俗生活为其特征。——译者

也属于普拉克西特列斯派，现藏于维也纳博物馆。这个时期两处重要的建筑，是前面提到过的弗尼（埃皮亚）王宫和库里昂的阿波罗神殿。弗尼王宫可能是在十年“塞浦路斯战争”（公元前 390—380 年）期间毁于兵燹的。从现已发现的许多雕刻、花瓶（一部分来自阿提刻①）中可以看出：塞浦路斯艺术审美观念的发展同希腊本土上的发展是不相上下的。

在公元前 374 年继埃瓦哥拉斯而立的尼科克列斯，又于公元前 361 年传位于埃瓦哥拉斯二世——他可能是埃瓦哥拉斯一世的孙子。埃瓦哥拉斯二世在位期间，波斯人与之勾结，企图侵入全岛，但未能得逞。公元前 351 年，普尼塔哥拉斯推翻了埃瓦哥拉斯二世，作了萨拉米斯的国王。





色斯诺拉在塞浦路斯戈耳戈伊神庙发现的头像

① 阿提刻（Attica），古希腊中南部的一个半岛。——译者

24

希腊化[1] 和罗马时期
（公元前332—公元330年）

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王朝
（公元前332—58年）

自埃瓦哥拉斯一世时代起，对塞浦路斯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希腊精神，在他死后很久依旧盛而不衰，尽管埃瓦哥拉斯二世奉行了相反的政策。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远征亚洲，塞浦路斯诸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表达要求摆脱波斯大王统治的愿望，而且还在亚历山大大帝兵临推罗城下的时候，提供了由一百二十艘舰只组成的舰队，给予他以巨大的援助。塞浦路斯的

---

① 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一般把亚历山大东侵后（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至罗马兼并东部地中海各地（公元前一世纪）这一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称为希腊化文化；由希腊人建立王朝统治的国家称为希腊化国家。——译者

这一援助，极大地帮助了亚历山大，使他得以继续向埃及进军。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一书中，史学家阿里安曾详尽地描述过有关围攻推罗的细节，以及塞浦路斯诸王特别是萨拉米斯的普尼塔哥拉斯积极参战的情况。

在新政权下，塞浦路斯诸王保持了对各自城市王国的主权。许多塞浦路斯贵族和王室成员自愿为亚历山大效劳，并随他进行了远至印度边界的著名长征。亚历山大对于这些塞浦路斯王室志愿者的帮助非常感激，因而有些人在其军中还获得了很高的官职。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塞浦路斯存在有萨拉米斯、佩福斯、库里昂、拉皮索斯、基里尼亚、马里昂、阿马修斯、塔马索斯和伊达利昂等王国。其中有一些已与他国合并或者有其他王国的人民移住，所以，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只有尼科克里昂治下的萨拉米斯和尼科克列斯治下的佩福斯是真正著名的。　25

亚历山大逝世之后，塞浦路斯成了他的两个部将安提柯① 和托勒密② 多年争夺的目标，后者后来成了埃及国王。斗争在初期不分胜负，塞浦路斯诸王分别支持一方：阿马修斯、克提昂、拉皮索

斯和基里尼亚等国王支持安提柯；而萨拉米斯、佩福斯、索利、库里昂和马里昂等国王则支持托勒密。公元前306年，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波利奥克雷茨在萨拉米斯赢得很大胜利。尽管如此，塞浦路斯最后还是落入托勒密手中。五年之后，即公元前301年，安提柯死于伊普索斯战役。

塞浦路斯诸王国业已于公元前311年解体，佩福斯的尼科克列斯王室也随之覆亡。经过长时期的半独立的政治生活之后，塞浦路斯又并入托勒密王朝的版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个半世纪（公元前294—58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塞浦路斯几无宁日，先后卷入过托勒密王朝和叙利亚王国之间的纠纷③，以及托勒密家族的内讧。

---

① 即安提柯一世（Antigonos I，约公元前382—301年），又叫“独眼”安提柯。其孙安提柯·贡纳特（Antigonos Gonatas），后来在马其顿建立了安提柯王朝。——译者

② 即托勒密一世索特（Ptolemy I Soter，公元前367—283年），公元前305年，托勒密正式称王，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译者

③ 叙利亚王国（即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为争夺东部地中海和爱琴海的霸权，从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190年，先后进行了五次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译者

然而塞浦路斯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还是获得了高度的文化和繁荣。各城市虽然名义上属托勒密王朝统治，可是都保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这个时期，又有一批城市兴起，其中有三个是以托勒密二世菲拉德耳福斯的妻子阿西娜的名字命名的，还有一个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铭文记载有布利（元老会议）、德莫斯（平民会议）和执政官等制度。塞浦路斯的总督，即司令官——从托勒密·埃皮法尼斯（公元前 203—181 年）[①]时代起称做“大祭司”；从托勒密·欧尔格提斯（公元前 146—116 年）[②]时代起称做塞浦路斯大将军——由埃及委派。总督府先后设在萨拉米斯和佩福斯。萨拉米斯末代国王尼科克里昂在位时的首任塞浦路斯总督，是托勒密之弟梅尼拉奥斯。据称波利克拉茨是公元前二世纪初期一位杰出的塞

26

① 托勒密·埃皮法尼斯(Ptolemy Epiphanes, 在位年代公元前 203—181 年)，即托勒密五世，托勒密四世菲洛帕特(Ptolemy IV Philopator, 在位年代公元前 221—203 年)之子，五岁前即位为王。——译者

② 即托勒密七世欧尔格提斯(Ptolemy Ⅶ Euergetes II, 在位年代公元前 146—116 年)，托勒密五世埃皮法尼斯之次子。——译者

浦路斯总督。

当时，塞浦路斯被用来作为雇佣军兵营。托勒密六世菲洛梅特[①]在位时，塞浦路斯于公元前168年遭到叙利亚安条克四世埃皮法尼斯[②]的进攻，但是通过罗马的干预，塞浦路斯站到了托勒密王室一边。在托勒密·菲洛梅特及其弟欧尔格提斯二世（即所谓的“菲斯肯”[③]）发生内讧期间，塞浦路斯再次面临着战争。

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引进了与塞浦路斯城市有关的“科伊农”（城邦联盟）、各种职业和军事组织的“科伊农”的制度。这类城市的“科伊农”在其他的希腊人国家早已盛行。在塞浦路斯，这种组织乃是后来在罗马皇帝统治期间发展了的“库普里昂科伊农”（塞浦路斯人联盟）的前身。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它对塞浦路斯的宗教和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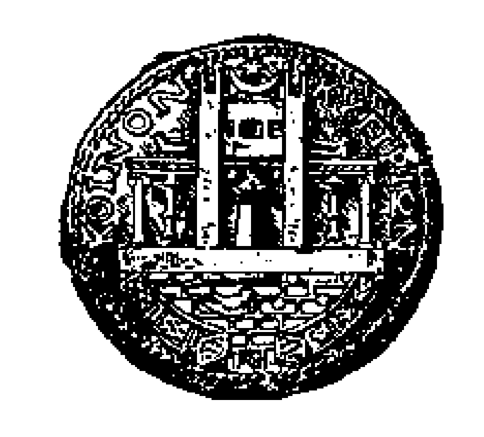
① 托勒密六世菲洛梅特（Ptolemy Ⅵ Philometor，在位年代公元前181—145年），托勒密五世埃皮法尼斯之长子。——译者

② 安条克四世埃皮法尼斯（Antioch IV Epiphanes，约公元前215—163年），叙利亚王国国王，安条克三世之子。——译者

③ 菲斯肯（Physcon），意为“虚胖子”，托勒密七世欧尔格提斯的绰号。公元前154年与其兄争夺塞浦路斯，战败被俘。——译者

生活起过重大的作用，并且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科伊农”之一，受到过帝国的保护。

第一批镌有希腊文“Κοινὸν Κυπρίων”① 字样的铜币，属于克劳狄皇帝时代（公元 41—54 年）。在韦伯芗皇帝时代（公元 69—79 年），发行过银币以加强塞浦路斯岛的经济。最有意思的是，在这些钱币上还镌有佩福斯的阿佛洛狄特神庙的图案。



文 学 作 品

27

塞浦路斯被托勒密王朝征服后，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不过，从荷马时代起，塞浦路斯就已经具有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悠久传统。早在荷马时代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各种体裁的诗歌。史诗产生于公元前八至七世纪，以塞浦路斯诗人斯塔西诺斯的史诗《库普

① “Κοινὸν Κυπρίων”，意为“塞浦路斯人联盟”。——译者

里亚》[1] 为最早。品达关于基尼拉斯国王事迹的记述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祭司》一诗，都提到过塞浦路斯的抒情诗和音乐。

托勒密时期，戏剧方面杰出的代表是滑稽剧[2] 作家索帕特。岛上剧场遗址的发现，也证实了塞浦路斯戏剧的发达。此外，还曾经有过一种所谓"酒神颂合唱队队员"的艺人班子——相当于某种演员工会之类的组织。

除斯塔西诺斯外，其他的塞浦路斯史诗诗人都属于较晚的托勒密时代，其中最杰出的要推库里昂的克列昂，他的作品已成为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阿耳戈英雄》[3] 的作者)和短长格体诗诗人赫米亚斯创作的先河。散文作家，也是人才辈出。史学和哲学方面，更不乏大名鼎鼎的作家。同

① 《库普里亚》(Cypria)，阿佛洛狄特的别称。作于公元前七世纪，系写特洛耶战争的起因。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 在《诗学》一书中曾有评述。——译者

② 此处的滑稽剧，系指一种模仿他人诗文作品而使人觉得滑稽可笑的谐模体裁。——译者

③ 《阿耳戈英雄》("Argonautica")，约作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取材于著名希腊神话中阿耳戈船 (Argo) 上的英雄们随伊阿宋 (Jason) 历尽艰险去黑海边的科尔喀斯 (Colchis) 觅取金羊毛的故事。——译者

时，在科学界里，光学家狄亚哥拉斯和克提昂的医生阿波罗尼奥斯也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塞浦路斯作家。在史学家中，应该特别提到索利的克列科斯——亚里士多德的门生——和后来的萨拉米斯的亚里斯托斯。

篇幅不允许对这些方面作更详尽的叙述，但是却不能忽略由于克提昂的芝诺（公元前335—[28]263年）在雅典创立了斯多葛哲学学派①，塞浦路斯在传播希腊思想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多年来一直支配着世界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另一位早于芝诺的著名哲学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朋友欧德莫斯，公元前四世纪人。芝诺的朋友、塞浦路斯哲学家珀苏斯和斯多葛学派的狄莫纳克斯二人，还是马其顿国王御前会议的成员。

塞浦路斯精神文化生活的发展，是埃瓦哥拉斯一世及其后继者们所进行的文化运动的结果。这一运动一直继续到托勒密王朝时期。演说家伊

① 斯多葛学派（Stoic），一译"画廊派"，公元前四世纪芝诺创于雅典。因其讲学之所有彩色壁画的柱廊，故名。——译者

索格拉底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奥弗拉斯托等都曾写过一些作品呈献给塞浦路斯国王的事实表明，公元前四世纪杰出的希腊作家们对于塞浦路斯文化的发展是很景慕的。他们还写过一些关于塞浦路斯的专题论著，如史学家赫拉尼库斯就写过。希腊人对塞浦路斯的兴趣十分强烈，而塞浦路斯对当时思想界的贡献也的确相当可观。所有塞浦路斯人的古代文学作品都使用希腊语言，承袭希腊的精神传统，尤其是具有希腊的特色。

29

在罗马人的统治下
（公元前 58—公元 330 年）

托勒密王朝因内讧和罗马人增加对东方事务的干预而衰落，使塞浦路斯的政治生活受到了影响。由于这一形势，公元前 58 年，罗马人克劳狄①伙同西利西亚海盗占领了塞浦路斯，从而结束了托勒密王朝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托勒密·拉西罗

① 指古罗马臭名昭著的财务官和护民官波布利乌斯·克劳狄（Poblius Claudius，公元前 93—52 年），不是后来的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公元前 10—公元 54 年)。——译者

斯[1]之子、埃及王托勒密·奥勒茨[2]之弟，即所谓的“塞浦路斯王托勒密”，成了该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

罗马的第一任塞浦路斯总督卡图[3]没收了塞浦路斯的金库，将没收的财物变卖了七千塔兰特（相当于一百五十万英镑以上）。塞浦路斯成为西利西亚省的一部分。公元前51—50年这段时间，塞浦路斯很幸运地由西利西亚总督西塞罗[4]兼任地方总督。这位著名的罗马演说家，在其短短的任期里，对在罗马人统治下的灾难深重的塞浦路斯人民的事业充满同情。罗马人早期对塞浦路

---

① 拉西罗斯（Lathyros）意为“埃及豆”，托勒密八世索特（Ptolemy Ⅷ Soter Ⅱ，在位年代公元前116—108年）的绰号。——译者

② 奥勒茨（Auletes），意为“笛手”，托勒密八世索特的私生子、托勒密十一世菲洛帕特（Ptolemy Ⅺ Philopator，在位年代公元前80—51年）的绰号。——译者

③ 指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演说家大卡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149年）的曾孙、古罗马政治家小卡图（Cato the Younger，公元前95—46年）。——译者

④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年），古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曾任执政官和西利西亚（位于小亚细亚）总督。——译者

斯的剥削极其残酷。贷款的利率最初高达四分八厘，西塞罗到任后，才规定不得超过一分二厘。

在凯撒同庞培以及后来安东尼同屋大维的斗争期间，塞浦路斯于公元前 47 年被尤利乌斯·凯撒归还给托勒密王朝。但这只是短暂的休养生息，因为在阿克提乌姆海战和安东尼、克里奥巴特拉①二人死后，塞浦路斯岛又于公元前 30 年再次被罗马人占领。阿克提乌姆海战的胜利者奥古斯都②，最初宣布塞浦路斯为直属元首的行省，及至公元前 22 年，又改成为元老院行省，由地方总督治理。

奥古斯都及其以后的罗马皇帝都很关心塞浦路斯的事务。例如，公元前 15 年，古佩福斯著名的阿佛洛狄特神庙被毁时，奥古斯都就曾按其原设计予以重建，而原设计是兼有东方和迈锡尼的

30

① 克里奥巴特拉（Cleopatra，公元前 69—30 年），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托勒密十一世奥勒茨之女，曾先后为凯撒(J. Caesay)和安东尼(M. Antony)所倾心。公元前 30 年因败于屋大维，与安东尼一起自杀。——译者

② 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 63—公元 14 年），即屋大维。公元前 27 年获得奥古斯都（意为“神圣的”、“至尊的”）称号，后世即以此称之。——译者

特点的。在从克劳狄到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等罗马皇帝时代的钱币上，都镌有女神神庙的正面图。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即在屋大维得胜和罗马人占领塞浦路斯岛之后不久，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遍游了全岛，在其伟大著作《地理学》一书中，如前所述，曾对塞浦路斯作过详尽的叙述。对古佩福斯为阿佛洛狄特举行庆典的节日气氛，他也作了简短的描绘：是日男男女女都从新佩福斯步行六十斯塔狄亚①（约十一公里），到那里去参加庆典。

十九世纪末进行过多起发掘工作，几年前复又进行，已经发掘出了阿佛洛狄特神庙的废墟，但原先的建筑轮廓已无从探其究竟。然而发掘工作者还是发现了一尊神龛上的阿佛洛狄特石像；在离庙不远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些属于公元前五世纪初波斯人占领时期的重要文物。

罗马人占领时期，塞浦路斯曾大兴土木。最引人注目的是萨拉米斯的大商场工程和引水桥工程。尽管象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那样，由于战

① 斯塔狄亚（Stadium），希腊长度单位。1 斯塔狄亚等于 606.75 英尺或 184.937 公尺。——译者

略的原因，佩福斯继续作为塞浦路斯岛的首府，萨拉米斯也还是再度得到很大的发展。公元一世纪兴建的、全长七百五十英尺的大商场，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罗马式商场，它的建成，大大促进了贸易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建筑的遗址也迭有发现，其中有些建筑的嵌花地板，花样极为美观而富有情趣。在原先称作“大理石会堂”的宏伟的体育馆里，近来发掘出属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文物，其中有罗马时代十分重要的雕像的代表作品。

31

萨拉米斯的发掘工作还正在进行中。塞浦路斯最大的一座剧场的遗迹业已发现。预期在发掘工作完毕之后，将能更充分地说明这一时期塞浦路斯的文化情况，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更早的重要遗迹发现。在拉皮索斯附近发现的一块著名的碑文，提到有体育馆、赛跑场和剧场的存在。三座上述的剧场，分别发现于萨拉米斯、库里昂和索利等地。佩福斯城内的剧场，还有待继续发掘。近来在佩福斯还发现了地板上描绘有古代众神的重要镶嵌。

所有这些发掘工作都揭示出，塞浦路斯的生

活在罗马时期已经达到了先进阶段。在基斯里亚，即奇特罗伊旧城，发现了一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公元193—211年）的著名铜像，现藏于塞浦路斯博物馆。罗马时代里程碑的发现，说明罗马人在当年辽阔的帝国境内到处都修筑过军用道路。

罗马人占领时期，塞浦路斯铜矿的开发，对于塞浦路斯的经济生活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采掘始于埃里米铜石并用文化时代（公元前3000—2500年），在古典时代[①]、托勒密王朝以及罗马各个时代都继续大量开采。塞浦路斯的铜矿一直是岛上最重要的财源之一。

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尽管有许多犹太人流入，塞浦路斯还是保持了它的希腊特点。在库里昂和新佩福斯发现的、属于公元二世纪的大部分重要镶嵌，证实了塞浦路斯继续存在着希腊宗教形式和对希腊众神的崇拜。

① 古典时代，一般指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前四世纪初这段时期。——译者

32　基督教传入塞浦路斯

罗马人统治塞浦路斯的初期，最重大的事件是基督教信仰的传入。这正如同在整个罗马帝国那样，使塞浦路斯人的生活完全起了变化。基督教的传入，始于皈依者从巴勒斯坦的移民；然后是使徒保罗和巴纳巴斯的到来，于公元45年在萨拉米斯开始宣讲新的福音。巴纳巴斯是当时在塞浦路斯的许多犹太人之一，他本人早已皈依基督，似乎是他自愿致力于使萨拉米斯众多的犹太人皈依新教这一特别使命。正如圣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所说的，这两位使徒的足迹几乎遍于全岛。

的确就在公元46年，驻本岛另端的佩福斯的罗马地方总督塞尔吉乌斯·保罗斯使耸人听闻地改奉了基督教。他的皈依，可以说是塞浦路斯岛悠久而绚烂的历史上最突出的插曲之一。因为这是新的宗教信仰渗入罗马政权的开端，也是罗马贵族接受基督教的首例。与此同时，塞浦路斯的直属使徒教会也应运而生，成为全世界基督教

会的先驱之一。

然而，要使塞浦路斯人普遍地皈依基督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里有希腊人，即所谓的“异教徒”，信奉他们熟悉的古代众神，其中不少的神可以说已同东方的神通了婚；还有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移居塞浦路斯的犹太人，也依旧迷恋于他们古老的宗教信仰。土著的古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因为在公元前四世纪和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几乎已经完全希腊化了，所以在计算信徒与非信徒时，他们早已是无足轻重的了。

公元70年，即耶路撒冷在韦伯芗皇帝之子狄托在位期间①被夷为平地之后，犹太人便进一步流入塞浦路斯，这就使得本来人数已经众多的犹太人愈益增多，情况也更复杂化了。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困难，基督教在公元后的最初三个世纪中，还是在塞浦路斯得到了传播。至第四世纪时，这一新的宗教便已充分确立下来。对这一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中，有许多是塞浦路斯本土人

① 此处与史实似有出入。公元70年时，应是韦伯芗在位（公元69—79年），而不是其子狄托在位（公元79—81年）。——译者

士，其中最杰出的有：塔马索斯主教赫拉克莱狄奥斯、现在仍然为克提昂人所景仰的拉扎鲁斯和同一城市的姆纳森、特里米修斯的斯布里敦、勒德拉的特里菲利奥斯、卡帕西亚的菲伦和阿马修斯的提康。尤其是君士坦丁亚的埃皮法尼奥斯，他在文学和在教会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方面，都是名重一时的。

塞浦路斯的基督教会，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直属使徒教会而建立起来的。它抵制了一切想使它处于从属地位的企图，这在稍后的章节里即将述及。

公元116年，因为发生了几起导致异教徒大量被消灭的事变，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是年，图拉真皇帝当朝，萨拉米斯的犹太人举行了一次起义，数以千计的希腊人被屠杀；随后，又是复仇的希腊人对犹太人的反屠杀。据当年的记载称，被害者将近二十四万人。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了，但它却足以说明大屠杀的程度。同一记载还称，由于这次的犹太人之乱，以后就禁止犹太人移居塞浦路斯。然而，这又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后来发现的许多铭文里，都提到有犹太

34

人和犹太人会堂的继续存在。

尽管幸存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仍大部分坚持信仰其熟悉的古代众神，一如他们坚持其民族性那样，这个新的宗教信仰还是取得了稳步约进展。在库里昂一位主教府邸的嵌花地板上发现的公元四世纪的一篇铭文，高度礼赞了新的基督教战胜了对阿波罗的崇拜，就足以证实这种新的情况。



塞浦路斯希腊族人雕像，纽约。

35

中古时代

拜占廷[1]时期(330—1191年)

塞浦路斯——拜占廷帝国的一个行省
塞浦路斯教会

公元330年，当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奠定了拜占廷帝国的根基之后，塞浦路斯在行政上乃归属东方省。君士坦丁大帝派驻塞浦路斯的总督卡洛开罗斯曾企图乘机自立，但被君士坦丁大帝之侄达耳马提乌斯所击败。在塞浦路斯历史的后期，类似的尝试还将屡见不鲜。

正如在奥古斯都、提比略、韦伯芗、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等罗马皇帝统治时期那样，塞浦

---

① 拜占廷(Byzantine)，即东罗马帝国。因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原为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廷的旧址，故名。——译者

路斯也受到拜占廷皇帝的特别关注和保护。君士坦丁大帝的母后圣海伦的巡幸，第一次显示出这种关心以及塞浦路斯同帝国宫廷间的密切联系。据留传下来的记载称，圣海伦在巡幸期间，建立 36 了许多基督教堂，其中包括拉纳卡附近的斯塔夫罗弗尼修道院；她还将赴耶路撒冷朝圣时搜集到的圣十字架的碎片赐给这些教堂。

当塞浦路斯岛遭遇地震灾害时，帝国也同样表示过深切的关怀。公元 332 年发生了一次地震；十年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一次使萨拉米斯、克提昂和佩福斯等城市遭到严重的破坏。才过几年，萨拉米斯城就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子和继承人君士坦丁二世的慷慨捐赠和物质援助下得以重建，并以他的名字将该城更名为君士坦丁亚。这座新城从此成为塞浦路斯的首府，也成为第一任主教——此时已是塞浦路斯大主教——的驻地。至公元四世纪末叶时，这个教区更受到埃皮法尼奥斯大帝的特别重视。

在君士坦丁亚发掘出一所并排有五条过道的大教堂遗址，教堂里的壁画就是塞浦路斯的繁荣和基督教已在该岛牢固确立的见证。的确，很多

基督教初期的塞浦路斯圣徒后来得到希腊正教会的承认，所以，塞浦路斯迄今一直被称为“圣徒之岛”。特里米修斯的主教斯布里敦就是这些圣徒之一，他和其他主教们一道，积极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尼西亚普世教会会议①（公元325年）——尼西亚信条就是在该会上拟定的。

在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塞浦路斯曾在塔马索斯(位于中部)、库里昂和卡帕西亚的哈吉奥斯菲伦等地建立了几个大的宗教中心。基督教初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在哈吉奥斯菲伦、库里昂（基督教卫城）和佩福斯地区的皮伊亚等地都有发现。

37 基督教在塞浦路斯巩固下来以后的若干年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争取承认塞浦路斯教会的独立地位。这一问题的发生，是由于当

① 普世教会会议(Oeucumenical Council)，由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发起的全世界基督教主教大会。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前，先后于公元325年（尼西亚）、381年（君士坦丁堡)、431年(埃菲苏斯)、451年（查尔赛顿)、553年（君士坦丁堡)、680年(君士坦丁堡)和787年(尼西亚)举行过七次会议，以后诸次都未得到正教会的承认。——译者

塞浦路斯岛在政治上与安条克[1]发生联系的时候，安条克主教企图将塞浦路斯教会隶属于他自己的教区。公元431年在埃菲苏斯举行的第三次普世教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从关于那次会议的现存记载可以看出，安条克是何等顽固地要求将塞浦路斯教会隶属于它的教区，而塞浦路斯的主教们又是以何等的勇敢和坚定终于成功地使得会议拒绝了这一要求。

为第三次普世教会会议所承认的塞浦路斯教会的独立地位，并未能从此免受侵犯。安条克教会又多次重新提出要求，只是由于君士坦丁亚主教兼塞浦路斯大主教安塞米奥斯向芝诺皇帝（公元488年）进献了一部圣马太福音书，才戏剧性地了结了此事。据传说，这部福音书的抄本是圣巴纳巴斯的手迹，是在萨拉米斯附近这位使徒的陵墓中发现的；抄本放置在他的胸前，而且是圣马可将它放在那里的。鉴于这一证据，芝诺皇帝便确认了塞浦路斯教会的直属和独立的地位，并且授予大主教在正式仪式中身披紫袍、手持权杖以

---

① 安条克（Antioch），叙利亚王国旧都。公元前64年起属罗马，为东方省之首府，塞浦路斯受其管辖。——译者

代替教杖以及用朱笔签署文件等等钦赐的特权。当年，只有塞浦路斯教会获得过如此崇高的荣誉。塞浦路斯的大主教们迄今一直享有这些特权，他们的登位仪式也仍然沿袭拜占廷的传统。

尼科西亚圣约翰大教堂的南墙上有一幅壁画，那上面就画有：大主教安塞米奥斯的形像、在圣巴纳巴斯陵墓中发现圣马太福音书、将它进献给芝诺皇帝以及皇帝钦赐大主教以各种特权等情景。

38　后来，塞浦路斯教会的独立地位再度发生争论。公元692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①，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才使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塞浦路斯教会早年之所以具有这种威望，除了与使徒传教有关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人民的宗教生活有了发展，尤其是在公元四世纪以及从基督教的初期起就成功地建立了教会组织。

这一时期著名的主教，除圣斯布里敦外，还

① 这是一次特别会议，只是就第六次大会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进行辩论，罗马及西部教会的主教都未参加。——译者

有勒德拉的圣特里菲利奥斯、卡帕西亚的圣菲伦、阿马修斯的圣提康以及尼亚波利斯（即利马索尔）的主教、著名作家勒昂提奥斯。当时设有十四或十五个教区，其中包括塔马索斯、库里昂、克提昂、佩福斯、阿西娜和奇特罗伊等教区；它们是与塞浦路斯岛的城镇同时发展起来的。杰出的教会领袖们，多次代表塞浦路斯教会出席普世教会会议，他们在会上皆以其贤明和虔诚而为人称道。在知识界和社会活动中，他们也都是出色人物。这一时期值得特别提及的其他宗教人士有：君士坦丁亚的阿卡狄乌斯一世、施舍家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约翰、作家乔治·基普里奥斯、奇特罗伊主教德米特里安诺斯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保罗等。十二世纪时以隐士闻名的圣尼奥菲托斯，长期隐居在佩福斯地区的一个山洞里，乃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和塞浦路斯岛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在各类作品中，应该特别提及风行一时的阿克里特歌曲。这些歌曲作于阿拉伯人袭扰时期，是希腊世界中最古老和最优美的诗歌的一部分。在整个拜占廷时期，塞浦路斯一直保持着希腊的特征。

39

阿拉伯人的袭扰(七—十世纪)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塞浦路斯除了宗教生活有所发展之外，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

在拜占廷统治时期，岛上的事务由君士坦丁堡派驻的所谓财务官管理。塞浦路斯以前属东方省(安条克)管辖。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它与西基克拉迪群岛、西西亚、摩西亚和卡里亚同属一个行政区，统治者称做查士丁尼执行财务官。

但是后来，塞浦路斯便隶属于锡比尔哈奥特省，不久，马其顿皇帝瓦西利奥斯（公元867—886年）又承认塞浦路斯单独为一行省。这些所谓的“省”，由“司令官”治理，后者相当于六世纪时的“军事长官”。在此期间，塞浦路斯教会由于胜利地挫败了安条克想凌驾其上的多次企图，也取得了稳步的进展。

由于这一进展，宗教艺术——在公元四世纪埃皮法尼奥斯大主教时期已很有名——便很自然

地相应发展起来。但是，因为阿拉伯人从大约七世纪中叶开始对塞浦路斯进行了洗劫性的袭扰，所以相对说来，这个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艺术品留存下来。

阿拉伯人的多次袭扰，是他们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结果。以乌姆·哈拉姆命名的著名伊斯兰教圣所，就是阿拉伯人袭扰的一个历史见证。乌姆·哈拉姆是一个阿拉伯入侵者的妻子、先知穆罕默德的亲戚；她从骡子上摔下来丧命，就埋葬在这里。这是在公元647年穆阿威亚率兵入侵时发生的事。 40

另一次严重的袭扰发生在公元743年哈里发[1]瓦利德二世时期。许多塞浦路斯人被虏至叙利亚充当奴隶。在公元747年、773年和806年，又有三次袭扰，以最后一次由诃伦·拉西德（公元786—809年）率领的袭扰为害最大。许多教堂被破坏，许多塞浦路斯人，连同大主教在内，被虏为奴隶，许多沿海居民都纷纷逃至内地避难。

① 哈里发（Caliph），穆罕默德事业继承人的称号。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国家的国家元首亦称为哈里发。——译者

近来在北部群山中发现的一个洞穴，可能就是曾经作过躲避阿拉伯人袭扰的避难所。圣赫拉里昂、坎塔腊和布法文托等三座重要城堡，原是当年建造的要塞，后来才由法兰克统治者进行加固。关于后者，下文即将述及。

公元692—698年，约翰大主教率领大批塞浦路斯基督教民移居到查士丁尼教区。由于阿拉伯人一再入侵，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便将位于赫勒斯庞特[1]海岸的这块地方划作塞浦路斯人的新居住区。为了纪念这一流亡时期，塞浦路斯大主教至今仍冠有“新查士丁尼区兼全塞浦路斯大主教”的头衔。

在多次袭扰所造成的浩劫中，以教堂受害最为惨重，所以如今在塞浦路斯，就没有留下这个时期的教堂。在拉纳卡附近的克提昂和在卡帕斯半岛的利斯兰科米等地，有些教堂还保存下来一些镶嵌装饰，可能就是在六世纪和查士丁尼皇帝时期、阿拉伯人袭扰之前存在过的教堂的劫后遗物了。

---

① 赫勒斯庞特（Hellespont），即达达尼尔海峡。——译者

看来，阿拉伯人并无意征服塞浦路斯，他们只是想通过袭扰来进行掳掠。

公元965年，拜占廷皇帝尼塞福鲁斯·福卡斯命令尼塞达斯·卡耳库泽斯将军发兵，终于将塞浦路斯岛从入侵者手中解放了出来。 41

尽管时世艰难险阻，塞浦路斯教会仍然在创造着宗教历史。阿拉伯人袭扰时，正值发生重大的“圣像事端”，一些教徒主张将这些宗教性画像当作圣物供奉起来。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塞浦路斯人保罗向伊琳女王建议，于公元887年召开第七次普世教会会议，以就圣像问题进行辩论。又一个塞浦路斯人、塞浦路斯大主教君士坦丁代表塞浦路斯教会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他提出的圣像只应受到尊敬而不应受到崇拜的原则得到一致通过。因此，这一决定便成了塞浦路斯教会的一大贡献：它不但消弭了教会争端的一个隐患，而且还在整个拜占廷帝国有着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42

拜占廷统治的结束（965—1184年）塞浦路斯的拜占廷艺术[1]

阿拉伯人的袭扰刚一结束（公元965年），塞浦路斯就很快地从疮痍中恢复了过来，在宗教生活方面开始出现新的生机。

塞浦路斯岛在行政上仍隶属锡比尔哈奥特省，但已改由一位公爵而不再是由一位将军来统治。十一世纪时，这些总督曾两次企图宣布塞浦路斯为独立的国家。锡奥菲洛斯·埃罗提科斯在公元1042年进行了第一次独立的尝试；拉普索马茨在公元1092年进行了第二次类似的尝试。两次尝试都遭到挫败。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都分别由于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赫和阿历克塞·科穆宁之力而迅速地得到恢复。

拉普索马茨的那次尝试，与佩福斯山区基克

---

①　拜占廷艺术，即从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以拜占廷为中心的东部基督教艺术。其特点是基督教的神学内容、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形式与东方艺术形式相结合，而东方色彩特别浓厚。——译者

科修道院的兴建发生在同一时间，阿历克塞·科穆宁是这个修道院的施主。基克科不久就成了岛上最重要、最富有的修道院，其声誉远远超出了塞浦路斯的范围，因为据传说，收藏在那里的圣母画像是使徒路加所绘三幅著名圣像之一。

那个时期兴建的另一些修道院，也同样享受到帝国的资助和保护：特罗多斯山上的马开拉斯、佩福斯地区的圣尼奥菲托斯和克里索罗亚提萨等修道院都是在十二世纪时由皇帝敕令兴建的。除宗教事务外，这些修道院都享有独立自主权。由于修道生活的传播和前曾有过许多至今仍受到尊敬的圣徒，塞浦路斯因而被誉为“圣徒之岛”。 43
前已提及的斯塔夫罗弗尼修道院，传说为四世纪时圣海伦所建。它和已毁的圣尼科拉奥斯修道院（位于利马索尔的阿克罗提里）同为塞浦路斯最古老的寺院。

塞浦路斯人民的宗教热忱，一贯表现在建造和装饰教堂方面，在拜占廷时期尤其是如此：即使由于阿拉伯人的袭扰，人们逃至深山避难，也还是在那里建造了几所得以留存下来的教堂。除了在利斯兰科米和克提昂等地发现的宛如腊万

纳①镶嵌艺术的镶嵌画外，十一世纪以来的一些重要壁画还可见之于以下的教堂：通往特罗多斯山途中的阿西诺圣母教堂、卡科皮特里亚的圣尼科拉奥斯—提斯—斯特吉斯教堂、皮特西利亚地区的靠近拉古德拉的阿拉卡圣母教堂、特罗多斯山上的莫托拉斯圣母教堂、尼索附近的皮拉科里奥的使徒教堂、圣克里索斯托莫斯附近北部山区的科特索文提斯修道院以及加拉塔附近波提苏圣母教堂等。跟壁画不同的、绘制轻便圣像的艺术也获得了同样的发展。

塞浦路斯的拜占廷艺术的研究工作，仅仅在几十年以前才开始。特别值得研究的，是塞浦路斯的拜占廷艺术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艺术之间的联系。它以前所受的东方影响那时正在逐步让位于希腊影响。许多教堂的遗迹，在建筑学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意义，例如，里卓卡帕索附近的阿芬德里卡教堂、萨拉米斯附近的圣巴纳巴斯教堂、拉纳卡的圣拉扎鲁斯教堂、拉皮索斯附近的阿开罗皮托斯教堂以及皮利斯特罗纳和叶罗斯基

① 腊万纳（Ravenna），意大利北部城市，以保有古罗马特别是拜占廷统治时期的建筑遗迹著称。——译者

波两地的一些有五个圆顶的教堂。

公元六世纪时的兰布萨银盘，是拜占廷艺术的又一杰出范例。

艾萨克·科穆宁与狮心理查①

44

(1184—1191年)

勒夫科西亚，即古城勒德拉，在公元十一世纪时成为塞浦路斯的首府，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事。勒夫科西亚，今称尼科西亚，位于岛中部的两条山脉之间，其所处的有利位置，使之能够比沿海城镇有较大的发展。勒夫科西亚作为首府，先后在公元1092年反对拜占廷皇帝的拉普索马茨之乱中以及公元1184年最后一个希腊人总督艾萨克·科穆宁之乱中，都发挥过重大的作用。艾萨克·科穆宁生就僭主的本性，竟阴谋利用了拜占廷帝国由于土耳其从东方进攻而导致国内虚弱的机会，自立为塞浦路斯的君主。这样一直到公元1191年，他篡夺的政权才戏剧性地告一

① 狮心理查(Richard Coeur de Lion)，英国国王理查一世(Richard I，公元1157—1199年)的绰号。——译者

结束。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当时英国国王狮心理查与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①]同为第三次十字军的领袖，正好在前往解放圣地的途中。十字军舰队被几次大风暴驱散，理查的未婚妻、纳瓦里[②]的贝伦加里娅和理查的长姊、西西里[③]的王太后乔安娜乘坐的船只被迫到利马索尔入港避风。似乎是艾萨克·科穆宁曾企图用威胁手段诱逼她们上岸，但理查及时赶来保护了她们。艾萨克对理查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理查便大举登陆，迅即占领了利马索尔。艾萨克遂逃往尼科西亚。

45

理查在利马索尔和贝伦加里娅结婚之后，就向岛的内地进军，在梅萨奥里亚平原上的特里米修斯一战，击败并生俘了艾萨克。就这样，主要

---

① 腓力·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us），即法国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e II，公元1165—1223年）。公元1214年击败英王约翰，获“奥古斯都”称号。——译者

② 纳瓦里（Navarre），公元六世纪左右，巴士克人(Basques)在西比利牛斯山两侧(今西、法接壤一带)建立的一个王国。——译者

③ 西西里（Sicily），公元十一世纪时，入侵的诺曼人在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和南部意大利建立的一个王国。——译者

是由于艾萨克·科穆宁的谋反，也由于似乎再一次证明世事变幻往往比想像还要离奇的一系列情况，拜占廷帝国对塞浦路斯的希腊式统治以及塞浦路斯在其统治之下曾经享受到的相对自由就到此结束。自此以后，塞浦路斯的征服者便愈益更迭频繁。关于这段占领的历史，尼奥菲托斯·恩克雷斯托斯和以后的史学家们都有记述。

从公元965年尼塞福鲁斯·福卡斯皇帝的军队将塞浦路斯从阿拉伯人手中解放出来之时算起，拜占廷帝国的科穆宁王朝对塞浦路斯的统治长达两百余年之久。

46

法兰克时期（1191—1571年）

鲁西格南王朝（1192—1489年）
法兰克人统治下的正教会

狮心理查征服塞浦路斯以后的一段历史，一直被某些作家描写为“黄金时代”。可是对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来说，它却是一段真正的悲剧。理查被其不驯顺的塞浦路斯“臣民”弄得十分苦恼，很快就对这块征服地产生了厌倦，于是，便将它转让给神庙骑士团①。该团的一名成员盖伊·德·鲁西格南（卒于公元1194年）遂统治了这个岛屿，但并未称王；可是因为其弟阿莫里继承他而获得了王位，所以，可以认为，鲁西格南王朝是从公元1192年盖伊统治时开始的。鲁西格南家族统治这个岛屿将近三个世纪（公元1192—1489

① 神庙骑士团，十字军东侵期间教会所组织的几个僧侣骑士团之一，主要由法国的骑士组成。——译者

年）之久。

通过这些新的统治者，塞浦路斯这时和多灾多难的十字军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欧洲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曾流寓或途经于此。德皇腓特烈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到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跟随德皇东征的一个德国僧侣团决定在此留住下来；他们不仅住了一段时间，而且还与塞浦路斯国王发生过纠葛。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国国王① 作为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的客人在尼科西亚逗留过，并在此地为其十字军筹备给养。顺便 47 提一下，这次东征和前几次一样，也失败了。正是在这个时候，贝鲁特的君主约翰·伊比林作为支配此后十年（公元 1226—1236 年）塞浦路斯历史的重要人物出现了，因为鲁西格南家族在塞浦路斯的统治，对在中东创建一个法兰克王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字军东征的本来目的，当然是从穆斯林手

① 指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公元 1214—1270 年）。他在位时（公元 1226—1270 年），曾先后率领第七次（公元 1248—1254 年）、第八次（公元 1270 年）十字军进攻埃及和突尼斯。——译者

中解放圣地，但都以失败告终。东征所造成的最深远的后果，是使拜占廷帝国遭到了致命的削弱和其后对正教会的迫害。

法兰克人给塞浦路斯带来了一套希腊族人前所未有的行政制度——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骑士成了采邑和领地的主人，而采邑或领地里的人民则沦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农奴。比这种政治压迫更不幸的是，罗马教传入到塞浦路斯并作为正统教会而排斥塞浦路斯正教会。不久，便改设四个拉丁教区以代替拜占廷时代的十四个或十五个教区，一位拉丁大主教将尼科西亚作为大主教府所在地。正教会主教隶属于拉丁主教之后，不是被迫去职，就是自动退隐乡里。公元1260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颁布《塞浦路斯问题训谕》，禁止再选塞浦路斯正教会大主教，确定正教会主教隶属于拉丁主教：宗教上是如此，财政上也是如此。

公元1231年，坎塔腊的十三个修道士仅仅由于拒绝接受天主教的某些教义而受到了残酷的虐待，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当时正教会教士所受迫害的程度。亨利一世（公元1218—1253年）在位的整个时期，罗马教会在控制塞浦路斯正教会

方面的确是费尽心机的。然而，塞浦路斯正教会在反控制的斗争中，却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总主教道义上的支持。

与塞浦路斯正教会受迫害的同时，拉丁大教堂、教堂和修道院却纷纷兴建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有尼科西亚的圣索菲亚教堂、法马古斯塔[①]的圣尼科拉斯教堂——塞浦路斯国王和耶路撒冷国王加冕的地方——和基里尼亚附近的贝拉佩斯寺院。这个时期兴建的许多拉丁教堂的遗址，在法马古斯塔和尼科西亚等地还可以看到。

在拜占廷时代早期城堡的废墟上，修筑起了四座高大的城堡。其中风格和环境最优美的要数基里尼亚西南部的圣赫拉里昂城堡。其他还有布法文托、坎塔腊和基里尼亚等地的城堡。在圣赫拉里昂和基里尼亚，拜占廷式礼拜堂的旧址仍旧可以寻见。这些要塞全都修筑在北部海岸，因为原来拜占廷修筑要塞的目的是为了击退撒拉逊人[②]的入侵；后来扩建这些要塞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① 今名阿莫霍斯托斯。——译者

② 撒拉逊人（Saracens），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称呼。——译者

圣赫拉里昂城堡，既是一个军事要塞，也是国王的夏宫。据传说，单是王后就占有寝宫一百间。从夏宫还可以俯瞰海岸的美丽风光。

在法马古斯塔和尼科西亚拉丁大主教府里，至今还见有王府的遗迹。在全岛各地也散布有一些封建王公的小城堡的零星遗迹。

对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居民之外的人说来，法兰克王朝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所有论述这个时期的编年史家，都竞相描写王公贵族和巨商大贾的富有以及农业的丰收。除了极少数文人——如哲学家乔治·拉皮西斯和编年史家、著名的塞浦路斯编年史《极乐岛》的作者勒昂提奥斯·马开拉斯——作为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被法兰克人雇用之外，岛上的希腊族人均处于农奴的地位而被强制劳动。在这样的统治下，他们还是成功地保存了本民族的语言；他们的教会尽管受到迫害，也仍然是绝大多数居民的中流砥柱。希腊语仍然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官方外交语言，法兰克人同其他统治者签订条约时也用这种语言。岛上的人民多次起义反抗法兰克人的统治，但无不遭到强大武力的镇压。然而，在塞浦路斯的《爱情诗》、

勒昂提奥斯·马开拉斯和乔治·布斯特朗的编年史等文学作品中，法兰西的影响却是很明显的。

塞浦路斯的法兰克王国

50

威尼斯人的占领(1489—1570/1 年)

塞浦路斯的法兰克王国，在初期是由上述的一些强干的统治者通过与邻国发展贸易，为他们自己及其追随者带来了财政上的繁荣而得以稳固确立的。他们不仅扩建、修复了城市和岛上的军事要塞，而且还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跟撒拉逊人作战。雨果“大帝”三世（公元1267—1284年）和彼得一世（公元1359—1369年），是特别著名的两位鲁西格南国王。前者不仅武功卓著，而且还以赞助文学和建造贝拉佩斯寺院等工程闻名于世。

亨利二世（公元1284—1324年）和神庙骑士团经常发生摩擦，因为后者妨碍了他某些抱负的实现。但是，罗马教皇克力门五世却于公元1312年解散了骑士团。亨利除了对埃及、叙利亚的撒拉逊人和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用兵之外，还同热那

亚人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对鲁西格南的商业正在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与此同时，他却给与威尼斯人以许多特惠。在雨果四世（公元1324—1359年）统治时期，商业和艺术依旧繁荣。意大利诗人卜迦丘，他曾写过一首题为《神谱》[1]的诗呈献给雨果四世。雨果四世的继位者彼得一世，不仅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君主，而且还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当他意识到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就致力于联合欧洲的君主来共同对敌，虽然这种联合并没有成功。他除了在小亚细亚取得过暂时的胜利、并曾一度征服过亚历山大里亚之外，其间几次在小亚细亚、埃及同土耳其人作战，则都出师不利。

51

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反法兰克人迫害的小规模起义此伏彼起，致使塞浦路斯的局势已经动荡不安，再加上法兰克人的内讧，局势就更加恶化了。彼得一世在位时，鲁西格南王朝的声威曾达于极盛；彼得一世逝世之后，鲁西格南王朝便每况愈下。其后的几个君主都很庸懦无能，宫庭成了

① 《神谱》（"The Genealogy of Gods"），约作于公元1350年，似为一篇诗论，而不是诗。——译者

有热那亚和威尼斯领事积极参预的策划阴谋的密室，封建王侯之间倾轧和纷争不已，法制和秩序日趋腐败。朋党之争的策源地——城堡，变成了政治监狱。十四世纪中叶，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竞争达到白热化：在年轻国王彼得二世加冕典礼时，竟为席次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终于酿成一场大战。热那亚派出一支舰队为其死者复仇，并于公元1374年占领了法马古斯塔。由于这场战争，其他地方也遭受到惨重的破坏。

当时，灾难似乎已经成了塞浦路斯的家常便饭。那时的贾鲁斯国王（公元1398——1432年），1426年在同入侵的埃及马木留克[①]的一场血战中，战败被俘。这场战争发生在拉纳卡地区的基罗基提亚，即尼科西亚到利马索尔之间的半道上，一个著名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地附近。编年史家勒昂提奥斯·马开拉斯当时正任王朝史官，在其《塞浦路斯编年史》一书中，留下了一个目击者

① 马木留克（Mameluke），意为“奴隶”。即公元九世纪初以后，阿拉伯帝国各朝哈里发用突厥等族奴隶组成的常备骑兵队或禁卫军；以及公元1250年后，由奴隶出身的素丹在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建立的奴隶王朝。——译者

的记载。贾鲁斯之子约翰二世（公元1432—1458年）嗣位之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才得以休养生息，因为王后海伦·帕拉奥洛吉娜适自帕拉奥洛52 果斯①皇室，是狄奥多尔·帕拉奥洛果斯②之女，她曾给予过岛上的人民和正教会以很多的救助。

海伦王后之女夏洛特于公元1458年即位，继续奉行母后的人道政策，但是，其弟詹姆斯（私生子）在埃及素丹③的帮助下，不久就篡夺了王位。詹姆斯二世（公元1460—1473年）不愧为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君主，公元1464年一举就将热那亚人从法马古斯塔驱逐了出去；但是自从他娶了出身于威尼斯贵族的凯瑟琳·科内罗为后以后，他竟成了命运的奴隶。公元1473年，詹姆斯二世死；翌年，其子詹姆斯三世又死。詹姆斯二世的孀后凯瑟琳，在威尼斯的操纵下做了名义上的女王，

① 帕拉奥洛果斯（Palaeologos），拜占廷帝国最后的一个朝代，共历十帝（公元1259—1453年）。——译者

② 狄奥多尔·帕拉奥洛果斯（Theodoros Palaeologos），拜占廷帝国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公元1392—1448年）之弟，曾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摩里亚（Morea）的封建主。——译者

③ 素丹（Sultan），一译“苏丹”，意为“君主”或“有权威者”。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直到公元1488年。及至与土耳其素丹巴亚齐德交战时，威尼斯人便进而决定对塞浦路斯实行全部占领。次年，凯瑟琳不得不向威尼斯共和国宣布逊位并离开塞浦路斯岛。

鲁西格南王朝结束后，不幸的塞浦路斯人又进入了更加苦难的岁月。随着公元1489年威尼斯人对塞浦路斯岛的绝对统治，法兰克人统治时期留给人民的一点自由的痕迹亦消失殆尽。威尼斯人的占领完全是军事性的，以前历代王朝对岛上的商业和农业的扶植至此完全绝迹，以致终于造成财政萧条、文化衰微、学校关闭、农田荒芜、河流泛滥和沼泽成灾。威尼斯对塞浦路斯的政策似乎就是横征暴敛和坚固设防，因为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入侵一直感到提心吊胆。公元1570年，土耳其素丹塞利姆二世出兵征服塞浦路斯，威尼斯人英勇顽强地奋起抵抗。但是土耳其人在其名将拉拉·穆斯塔法帕夏[①]的统率下，终于在同年攻陷了尼科西亚，次年攻陷了法马古斯塔。法马古斯塔的英勇守将马坎托尼奥·布拉加狄诺被土

53

① 帕夏（Pasha），土耳其爵号。初为军事统帅的最高称谓，后特指各省总督。——译者

耳其人生俘并被活活剥皮。

对希腊族人来说，这个时期由于公元1571年在希腊西部发生的勒颁多战役[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那次战役中，土耳其的一支舰队被击溃。一个名叫玛丽亚·辛格利提基或阿纳耳达的希腊姑娘，因在法马古斯塔炸毁了一艘满载掳获物的土耳其多桨帆船而为人们所铭记。她的英勇行为，使人们不禁想起在希腊历史上妇女所起的特殊作用，例如，从公元前四世纪塞浦路斯的佩福斯王后阿克西奥西娅、希腊独立战争中扎龙戈的英雄妇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抗意大利人的品都斯妇女，以至1955—1959年争取独立斗争期间积极协助埃欧卡[②]（塞浦路斯战斗者全国组织）的那些塞浦路斯妇女。

---

① 勒颁多战役，即1571年发生在勒颁多附近海面的一场大海战。西班牙、威尼斯等国的联合舰队击溃了土耳其的舰队，使土耳其从此丧失了在地中海上的海军优势。——译者

② 埃欧卡（E. O. K. A.），1954年成立。乔治·格里瓦斯（当时化名狄亨尼斯）为该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译者

近　　代

54

土耳其时期（1571—1878年）

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

土耳其人的占领，使塞浦路斯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土耳其人扶助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居民以阻止欧洲对他们的东顾，这从与占领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勒颁多战役中便可以看出。首先是，希腊正教会重新获得了作为民间教会应有的地位，而与此同时，拉丁人却丧失了他们优越的地位，眼看着他们的教堂和大教堂变成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其次是，希腊族人又重新获得了曾被拉丁人夺去的土地，并且只要交纳赋税，就可以享有世袭耕种的权利。土耳其人占领后不久的一次人口调查表明，当时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曾达到十五万人。一支三万人的土耳其近卫军屯驻塞浦路斯，于是

就分衍出岛上的土耳其族人——一个完全新的因素。1572年，土耳其人曾打算向塞浦路斯大量移民，但是并未实现。

这个时期最意味深长的事件是，正教会大主55教获准回到尼科西亚复职。在法兰克人统治时期，这一直是被禁止的。因此，正教会的大主教又重新选举，并在尼科西亚就职——自公元1275年以来，这样的选举还是第一次。其他三位主教也返回他们沿海城镇的教区。土耳其人将这些主教，当然，特别是大主教，看作是人民的埃思纳克①(首领)，这等于是正式确认一种地位；菲洛西奥斯大主教的这种地位就是在1754年确认的。这种使正教会领袖负责管理教民的土耳其制度，不仅在塞浦路斯，而且在君士坦丁堡和在其占领下的其他希腊省分都普遍实行，这就简化了行政管理程序。在土耳其人占领塞浦路斯的整个时期，这一政治生活方式的重大新变化几乎一直保留了下来。塞浦路斯教会因此而得到的这种权力，对这

① 埃思纳克(Ethnarch)，土耳其帝国在正教会地区所设的一种政教合一的官职，相当于省长、总督或民族首领。——译者

个岛屿以后的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由于土耳其人的占领，塞浦路斯在行政上属大维齐尔[1]管辖，而由一名驻在尼科西亚的帕夏来治理。自 1670 年起，管辖权由大维齐尔移交给驻罗德岛的爱琴海海军统帅。副将驻在佩福斯和法马古斯塔。尽管有许多原土耳其近卫军留居在塞浦路斯，居民中有一些混血成分改奉了伊斯兰教，可是在整个土耳其统治时期，塞浦路斯还是保持着希腊人的特征。教会所得到的埃思纳克职权，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过，岛上的安宁常常被一些帕夏的残暴统治和苛政所破坏，甚至土耳其族人也时常掀起暴动来反抗他们的统治。土耳其的压迫统治，加上蝗灾地震，导致经济日益衰退。公元 1735 年、 1741 年和 1756 年 56 先后发生了三次地震；公元 1757 年和 1758 年又数次蝗、旱为灾，以致很大一部分居民都难免死于饥馑。岛上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而土耳其统治者对人民的经济或文化生活根本漠不关心。曾经一度兴盛的对外贸易，至此已陷于停顿。产品

① 大维齐尔（Grand Vizier），辅佐素丹的宫相。——译者

价格的极度低贱，是人民生计艰难的根源，也是多次爆发起义的原因之一。土耳其族人举行过两次重大的起义：第一次是1680年梅赫梅特·奥格鲁领导的；第二次是1765年基里尼亚城堡司令官哈利耳领导的。中央政府费了很大气力才将这两次起义镇压下去。梅赫梅特·奥格鲁领导的起义失败和起义的策动者被绞死之后，塞浦路斯曾一度变为大维齐尔的个人领地，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最后，这个岛屿还是被宣布为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

57 塞浦路斯大主教兼任埃思纳克

塞浦路斯大主教的地位，由于他在埃思纳克的地位得到确认之外还负责征收希土两族的赋税而大大加强了。土耳其政府企图通过承认大主教的埃思纳克职权，来平息人民的不满情绪——甚至土耳其族人也有这种不满情绪。大主教们都致力于维护教徒的地位以反抗土耳其人的剥削，并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为此，大主教们还经常率领一些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和中央政府商议岛上

的问题。西耳维斯特大主教（公元1718—1731年）和菲洛西奥斯大主教（公元1731—1759年）就执行过这种使命，并取得了满意的成果。菲洛西奥斯大主教，由于他在尼科西亚创设了一所中学和大力提倡艺术，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希腊族居民文化的发展，因而特别为人们所怀念。尼科西亚的圣约翰大教堂的壁画就是由他负责主持绘制的。他还曾撰文阐述过教义。

这些宗教领袖所处的地位并不是清闲无事的，他们经常是阴谋和动乱的受害者。土耳其族居民在其首领的鼓动下举行起义是很平常的事。他们不但反抗土耳其的统治，而且也反对大主教和主教们，因为他们认为，主教们与土耳其统治者是一丘之貉。另一方面，土耳其统治者对正教会 58 领袖也怀有戒心。1764年，佩西奥斯大主教就是这种情形下的牺牲品；1804年，克里散索斯大主教也险遭毒手。在1804年的起义中，后来成为大主教的基普里亚诺斯，因为他出色的折冲才能，才使得这次起义免于危险的后果。

在土耳其统治时期，塞浦路斯行政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设立专使一职，以作为大主教和

土耳其帝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并且也作为塞浦路斯人民和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之间的联络人。哈吉·格·科尼西奥斯是专使中之最著名者。他曾是塞浦路斯的一个大施主，建造和装饰过很多教堂，为慈善目的捐献过土地，并且还致力于提倡教育。后来因失宠于土耳其当局，于1809年被土耳其政府处死。他的死难，标志着塞浦路斯专使制度的终结。

这个时期，另一个对希腊族居民有利的因素，是欧洲列强领事的出现。这些驻节于拉纳卡的领事除了促进本岛与他们各自国家的贸易以外，只要他们能够发挥影响来减轻一些当地人民的困难，还常常出面说项。另一方面，岛上的宗教领袖们经常是财政拮据，而这些领事似乎总是利用这种情况来使教会及其财源蒙受损害。

继专使哈吉·格·科尼西奥斯被处死之后，土耳其政府又于1810年将克里散索斯大主教放逐到犹卑亚岛①。他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教士，对其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都做出了

① 犹卑亚岛(Euboia)，今爱琴海中的埃维厄岛。——译者

很有价值的贡献。其他的大主教也对学术有所促 59
进：其中，最主要的是希拉里昂·西加拉斯（公元1674—1678年），他既是一位博学之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另一位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菲洛西奥斯。克里散索斯（公元1767—1810年）在长期任神职期间完成了许多宗教著作，那些成果直到今天还很有价值。他还促进了教育、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发表过一些论述古代希腊作家的论文，并且还在大主教区创办了一所中等学校。他出面邀请著名的克里特画家约翰·科纳罗斯画的许多圣像，至今还装饰着塞浦路斯的教堂；尼科西亚的圣约翰大教堂里神龛上的圣像，以及尼科西亚郊区的马克多尼提萨修道院神龛上的圣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基普里亚诺斯大主教与希腊独立战争（1821年） 60

克里散索斯大主教被放逐之后，塞浦路斯大主教区的司库基普里亚诺斯当选为塞浦路斯大主教。前已提及，他在1804年的起义中起过很重要

的作用，由于他成功地施展了折冲才能，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才幸免于惩罚。他是一个知识渊博而意志坚强的人，曾留学罗马尼亚，很早就以一个注定要对塞浦路斯历史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而著称。与其前任一样，他最为热心的就是提倡教育事业。继菲洛西奥斯学校之后创办的克里散索斯学校不久就停办了，因此非常需要再兴办一所比较稳定的学校。于是，基普里亚诺斯在1812年创办了一所所谓的“希腊学校”（希腊文学校），以奉献给圣三位一体①。该校座落在尼科西亚大主教府的对面，是后来（1893年）泛塞浦路斯预科学校和泛塞浦路斯师范专科学校的前身。它具有很悠久的历史，仅在1821年事件后才中辍过几年，已成为塞浦路斯文化生活的先驱和后来在塞浦路斯城乡建立起来的其他希腊文中学的典范。后者的绝大多数都开设与希腊公立中学相同的课程。

基普里亚诺斯任大主教的时候，正好是1821年民族大革命的准备时期。秘密革命团体“菲力

① 圣三位一体（Holy Trinity），基督教对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和圣灵的称谓。——译者

克·希特里亚"[1]的特派代表们会见了他，并介绍他参加该组织的活动。由于当时塞浦路斯教会原先枯竭的财源已经复苏，他还为他们筹措过活动经费。他深知，塞浦路斯在这个阶段举行起义，会立即遭到血腥的镇压，故其行动极为谨慎。因此，在起初阶段，塞浦路斯对革命的贡献是有限度的。当基普里亚诺斯在1821年5月16日发表文告、规劝塞浦路斯基督教徒保持镇定的时候，革命[2]在伯罗奔尼撒、希腊中部、马其顿和爱琴海诸岛已是风起云涌。可是，土耳其政府还是侦悉，基普里亚诺斯大主教尽管多次保证效忠帝国政府，他却还是在暗中积极参与这个眼看就要波及到塞浦路斯的革命运动。由于查获菲力克·希特里亚的成员、修道院院长锡奥菲洛斯·锡苏斯携到塞浦路斯的革命小册子，土耳其人就更加深了疑窦。当时的土耳其总督库楚克·梅赫

① "菲力克·希特里亚"(Philike Hetairia)，"友谊社"之意，希腊民族主义者的一个秘密革命团体，1814年成立于俄国敖德萨，曾领导过1821年3月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译者

② 指1821年3月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史称"希腊独立战争"(公元1821—1829年)。——译者

梅特马上采取行动，在1821年7月9日及其以后的几天中，将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教士与教徒绞死或斩首，尸首全埋在尼科西亚中心法尼罗梅尼教堂近旁的一处陵墓。人们对这次屠杀的恐怖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常常称之为“迫害时期”。

一些幸免于难的塞浦路斯人，在马赛遇到逃亡到那里的修道院院长锡奥菲洛斯·锡苏斯，并起草了一个解放塞浦路斯的革命宣言，但是他们的行动并没有什么结果。土耳其人除了大屠杀之外，还又有计划地查抄教堂、修道院和私人的财产。外国的领事们周济那些受迫害者，并且帮助过许多人逃出塞浦路斯。

62

即使在土耳其当局的恩准下，乔克希姆新当选为大主教，又选出了各教区的主教，塞浦路斯也还是在过了多年之后才得以从那次打击中恢复元气。直至后来，名副其实地作为埃思纳克来主持塞浦路斯教会事务的两位大主教，才赋予这个灾难深重的岛屿以新的生命。这就是大主教帕纳雷托斯（公元1827—1840年）和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一世（公元1854—1865年）。他们都非常关心教育

事业的发展，并积极主张通过成立一个长老委员会来建立起一种自治的制度。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由于列强的建议使土耳其政府改变了对其臣民的政策的结果。帕纳雷托斯大主教于1830年重建了基普里亚诺斯的希腊文学校，从此这个学校就再也没有停办过。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后来又给予过该校以进一步的资助。

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文化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成就可言。特别是自从十八世纪以后，只有塞浦路斯的几位大主教还作出了一些业绩。《大法典》、《大主教区土地法典》以及最近发现的十九世纪的帐簿，就足以说明那些时期的大主教在教徒中使宗教和精神永放光辉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土耳其统治者残酷镇压和迫害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民的同时，那些兼任埃思纳克的大主教却在不遗余力地鼓励教育事业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63

英国时期（1878—1960年）

塞浦路斯人的民族愿望

塞浦路斯并没有并入1830年新独立的希腊公国，虽然首次提出合并问题的约翰·卡波狄斯特里亚斯在独立战争后就任希腊总督之后，这个问题又一再提出。塞浦路斯完全有理由要求实行这种合并，因为大量的塞浦路斯人在战争中①，特别是在1826年的雅典战役中牺牲了。在土耳其统治塞浦路斯的其后年代，塞浦路斯人继续表达了他们争取自由以及与希腊合并的愿望。当1878年根据条约②，塞浦路斯转入英国手中，土耳其素丹对塞浦路斯只继续享有宗主权的时候，这一愿望就更加强烈起来。由于这一转让，土耳其素丹

① 指1821—1829年的希腊独立战争。——译者

② 指1878年7月土耳其与欧洲各国签订的《柏林条约》。——译者

索取到一笔九万二千英镑的租税。然而，这笔钱实际上是又付给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抵销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①]（公元1853—1856年）期间对土耳其的贷款。

在新主人的统治下，塞浦路斯人的斗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与希腊合并，一是在合并实现之前暂时获得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利。索弗罗尼奥斯大主教和克提昂的基普里亚诺斯主教，在他们欢迎首任英国总督的致辞中，都提到过英国将爱奥尼亚群岛[②]赠送给希腊一事，并表示希望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占领，将会使塞浦路斯问题产生相同的结局。由于容许有一部雏形的宪法，并且允许成立一个由民选委员和指定委员组成的立法会议，争取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利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要求一直为英国人所拒绝，其借口无非是土耳其素丹对塞浦路斯仍

64

①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俄国与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之间的一次战争，最后俄国战败。——译者

② 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沿海的长列岛屿。1815年11月，英国根据巴黎条约，取得爱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1863年，丹麦亲王威廉·乔治当选为希腊国王（即乔治一世），英国以该岛为赠礼送给希腊。——译者

享有宗主权。可是，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①]中，许多塞浦路斯人却参加了希腊军队去打土耳其人。1913年，希腊政府和英国政府研究了以塞浦路斯交换爱奥尼亚群岛中的克法利尼亚岛上的阿戈斯托利昂港的可能性。可是，这一计议从未付诸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出现了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一个比较可能实现的机会。当时英国提出，如果希腊参加塞尔维亚一边作战，塞浦路斯便可归于希腊。希腊政府当时因想保持中立而表示了谢绝，英国政府也就撤回了这一提议。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塞浦路斯人民的代表在塞浦路斯教会的领导下，再次要求与希腊合并。由大主教基里洛斯三世和立法会议的希腊族成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1919年到伦敦访问就是为了提出这项要求。尽管希腊首相埃·维尼泽洛斯得到过许诺，可是代表团还是毫无所获。大战期间多次发表的关于民族权利原则

① 指1912年10月—1913年5月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即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同盟国对土耳其的战争。——译者

的宣言没有受到尊重。1925年，塞浦路斯并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总督取代了高级专员，立法会议仅充其咨询。尤其在这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永久统治似乎已经确立的时候，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同岛上的英国当局之间的分歧扩大了。在立法会议里，选举产生的希腊族委员和受到土耳其族委员支持的指定委员之间常常是各执己见，总督则可以行使裁决权。1931 年 10 月，这些分歧竟成了一次暴动的导火线。暴动遭到武装的镇压。克提昂的主教尼科迪默斯、基里尼亚的主教马卡里奥斯等为首者，连同立法会议的某些委员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俱被放逐。侨居塞浦路斯的两位希腊国民，由于曾积极参加过塞浦路斯的政治活动，在此以前就被放逐了。1932 年，大主教基里洛斯三世逝世之后，当局禁止选举继任人，于是大主教之职遂成空缺，而由佩福斯的主教勒昂提奥斯行使大主教的职权。他虽已成为代理大主教，他本人的活动却一度被限制在他的佩福斯主教府之内。那时，政府对学校也严加管制，直接控制小学和小学师资的培训。人民对这些措施极为不满。一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流放

65

中之幸存者才允许返回塞浦路斯，禁选大主教的法令也才被取消。流放后生还的人士中有基里尼亚的主教马卡里奥斯。克提昂的主教尼科迪默斯，他已在流放中死于巴勒斯坦，但当局仍拒绝将其遗体运回故土塞浦路斯安葬。1931年的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固然没有发生过什么公开的骚乱，可是人民对外来统治的抵制却在与日俱增。

6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塞浦路斯
（1945—195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使得塞浦路斯问题如此引人注目，以致英国人再也不能漠然视之了。大战期间，盟国政治家们曾多次发表宣言，许诺一切认为自己是遭受外来统治的人们以自决权利。这些宣言极大地激励了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要求。代理大主教、佩福斯的主教勒昂提奥斯表现出卓越的活动能力。1946年他亲往伦敦，试图促进塞浦路斯自决问题的解决。可是，他在就任大主教之后不久，便于1947 年不幸逝世。基里尼亚的主教马卡里奥斯当

选为他的继任人，即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二世。

在这期间，英国人已经提出了一个半自治的建议，并且指派了一个仲裁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希腊族方面只有共产党人和几个亲英分子参加了一段时间；即使是这些人，也很快就不热衷于英国人的建议了。遵循勒昂提奥斯大主教的遗教，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则提出了一项毫不妥协的要求："合并而且只与希腊合并。"这一要求越来越强烈，可是英国人却始终无动于衷。只是当1949年马卡里奥斯二世接受了埃思纳克委员会的建议，宣布举行一次公开的公民投票以测定人民要求与希腊合并的意愿的时候，英国人才显露出一点极其微小的兴趣。1950年1月15日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以压倒的多数赞成与希腊合并。96%的人投赞成票，其余的人——主要是政府官员和政府委任的教师——弃权。尽管英国当局玩弄了许多花招来尽量缩小其意义，这次投票还是具有极大的政治重要性，而且已经为举世所周知。 67

在其后的数年，继续进行着政治和外交斗争。希腊政府经过一番犹豫之后，终于着手处理

这个问题。在希腊共产党叛乱分子已被击败和由1940—1941年希意战争中的英雄、陆军元帅亚历山德罗·帕帕戈斯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右翼政府之后，这一问题的处理已经成为可能。跟塞浦路斯人一样，希腊因为也没有从英国政府那里得到满意的反应，便于1954年将此问题提交给联合国；1955年又再度提出。这两次呼吁都没有从联合国得到有利的反应，因为联合国本身也正为要求切实实施一再宣扬过的自决权的呼声而应接不暇。然而，这两次呼吁却使得塞浦路斯问题成为国际上关注的问题之一，并博得了所有自由国家和反对殖民统治国家的同情。

68

争取独立的斗争（1955—1959年）
塞浦路斯宣布为独立的共和国

在这期间，塞浦路斯争取独立的斗争日益高涨。1954年8月，英国当局颁布了所谓"反煽乱"法，企图恫吓人民和阻止运动的发展。然而，这些法律却只能是促使人民更加坚定地去实现他们的目标。所以，在1953年还只不过发生了抵制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庆典的一次示威，而在1954年12月，当联合国拒绝了希腊的呼吁之后，便多次爆发了公开的反英示威。希腊文学校的学生在这几次示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事后，当局竟扬言要查封那些学校。

马卡里奥斯三世①于1950年继马卡里奥斯二世为大主教之后，便担负起争取与希腊合并，亦即争取自决权的斗争的领导任务，并立即在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工作的基础上，使这一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由教会领袖和世俗知名人士组成的埃思纳克委员会，在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的领导下，发挥了有效的指导作用。但是，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塞浦路斯，从外交和政治上解决问题的一切尝试都遭到英国人蛮横的拒绝。英国当局声称，决不给予塞浦路斯人以自决权利。英国当局还提出了为岛上的希腊族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新的制宪建议；塞浦路斯人拒绝了这些建议。他们除了奉 69 行一项强硬的政策来实现其目标外，别无其他

① 马卡里奥斯三世（Makarios III, 公元 1913 年 ），即现任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译者

选择。埃欧卡（塞浦路斯战斗者全国组织）的成立，标志着这些努力达到高潮。这个组织由出生于塞浦路斯的一位军事领袖乔治·格里瓦斯①上校担任军事指挥官，他袭用传奇中拜占廷英雄的名字，自称狄亨尼斯。1955年4月1日，该组织发动了一次颇有声势的起义。

殖民当局不惜采取一切镇压手段进行反扑，企图将塞浦路斯人争取自决的斗争镇压下去。埃欧卡迅即被宣布为非法。1956年，英当局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大设集中营，几乎完全破坏了岛上的正常生活。许多希腊文学校被勒令关闭，数以千计的平民被捕关进拘留营而不加审讯。英国还施展外交手腕，使得岛上采取与英国人合作共同反对希腊族人的土耳其族人也卷了进去。

与此同时，新任塞浦路斯总督、陆军元帅约翰·哈丁爵士和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之间进行了会谈，就现已复杂化了的塞浦路斯问题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英国人提出的一项方案，包含有承

① 乔治·格里瓦斯（George Grivas, 公元1898年—），塞浦路斯出生的希腊族人，1919年入希腊国籍。埃欧卡（1954年）和塞浦路斯军事力量（1963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译者

认自决的原则，但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其理由是中东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还不稳定。然而，它还是提出了一种广泛的自治措施，只是由于对"广泛措施"的解释发生分歧，会谈才陷于破裂。由于谈判失败，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基里尼亚主教基普里亚诺斯和另外两个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被放逐到塞舌尔群岛[①] (1956年)，英国人便决定采取更加坚决的军事行动来消灭埃欧卡。该组织其时已加强活动，曾试图暗杀约翰·哈丁爵士而没有成功[②]，但炸毁了阿克罗提里机场上的军用飞机。至于英国人，他们则请来了宪法专家拉德克利夫勋爵[③]，马上起草了一份新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与已往的各种方案一样，因其不民主和不能接受而为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民所拒绝。此外，还由于土耳其提出实行分治的要求，以及在此以前曾保持 70

① 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 Islands)，英国属地，位于印度洋南纬4—10度，东经46—57度。——译者

② 埃欧卡的成员将一枚定时炸弹埋放到约翰·哈丁爵士的床下，但不久被他的侍从警卫发现。——译者

③ 拉德克利夫(C. J. Radcliffe,公元1899年—)，英国著名律师，曾任枢密顾问官、王室律师顾问和塞浦路斯制宪专员。——译者

中立的土耳其族居民又发生骚乱，因而就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

1957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提交给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一项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草案。它虽然从未以任何行政方式付诸措施，但还是取得了一个成果，即由狄亨尼斯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假如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获释并参加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他将暂时停止军事行动。4月17日，大主教及其难友获释抵达雅典，但不准返回塞浦路斯，尽管一些紧急状态措施已经解除。希腊和英国均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英国曾同希腊接触，目的是想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希腊政府拒绝了该组织的干预，坚持必须让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返回塞浦路斯以及必须废除《紧急条例》才能开始谈判；此外，还坚持只能在英国人和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民的唯一代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之间进行这种谈判。

由于英国的拒绝，双方再次出现了僵局。希腊复于1957年7月15日向联合国发出新的呼吁，要求对塞浦路斯实行自决的原则。塞浦路斯问题一

直得不到解决，对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民、希腊 71 民族以及东南欧、东地中海和中东的和平，都有极其严重的影响。自由祖国的希腊人和尚未解放的希腊[①]的希腊人一样深信：塞浦路斯问题作为一个正义与道义问题，终将会找到它适当的解决办法。1958年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人民的冲突，促使联合国紧张活动起来，大会随即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各有关方面寻求一项民主的解决办法。

这时，出现了所谓的“麦克米伦[②]方案”，建议将这个问题搁置七年，在此期间，塞浦路斯由希腊和土耳其共管。这一方案遭到希腊的拒绝，却为土耳其所接受。虽然该方案早已注定要流产，但它毕竟还是促成了1959年初希腊和土耳其的苏黎世会谈。会谈的目的，是在寻求一项两国将要求英国加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到1959年2月，

① “自由祖国”指希腊，“尚未解放的希腊”，隐喻塞浦路斯。——译者

② 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公元1894年—），1957年1月至1963年10月期间任英国首相。1958年6月17日抛出该方案。——译者

事实上已达成了协议。几天之后，即1959年2月19日，英国、希腊、土耳其三国首相、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代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代表法狄耳·库楚克博士[①]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签署了一系列文件，确定在联合王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保证下，建立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英国获得在塞浦路斯岛南部利马索耳和拉纳卡附近的两个军事基地的主权。作为一个平等民族，土耳其少数民族得到了超过其保护自己所必需的权利。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认为，土耳其族人所得到的权利与其人口的比例是不相称的，而这就是土耳其少数民族（18%）与塞浦路斯希腊族人(82%)[②]之间一直不和的原因。

对土耳其族的各种让步包括：政府文职人员72 中，希土两族的比例为70:30；除基里尼亚外，在五个主要城市实行分治；土耳其族副总统对财

① 法狄耳·库楚克（Fadil Küchük, 公元1906年—），塞浦路斯土耳其民族联盟主席。现任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译者

② 这两个比例数字与当时的人口统计材料有出入。据1960年统计：全岛人口为五十七万一千二百二十五人，土族占17.4%，希族占77.4%，其他少数民族占5.2%。——译者

政、政治和国防问题享有否决权；在警察、宪兵队以及最终将建立的塞浦路斯军队中，希土两族的比例为60:40。为保证这些协议的实施，由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按60:40的比例，派出武装部队驻扎在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对苏黎世和伦敦协定感到极其失望。他们的愿望成为泡影，他们的战斗和牺牲付诸东流。这种解决办法，乃是在别无其他更佳抉择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而被接受下来的，是强加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希腊政府的结果；而且，那时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对于塞浦路斯人的自决要求，已经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宣告独立，成立了“塞浦路斯共和国”。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他早已于1959年12月被塞浦路斯人民选为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于1960年8月16日正式就职。埃欧卡的领导人乔治·格里瓦斯-狄亨尼斯，他前此已返雅典，在那里获得了凯旋归来的英雄的种种荣誉，被晋升为将军，并由希腊国王亲自授予勋章。

从此以后，塞浦路斯共和国便成为联合国组

织的第九十九个会员国，并成为欧洲理事会① 和英联邦的成员。共和国政府和希腊族民族院满腔热情地着手重建国家的工作。可是，他们必须处理由于变革八十二年的殖民统治和因殖民当局遗73 留下来的财政困难而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此外，也还有长达四年的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和共和国复杂的宪法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占全国人口80％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民，承担起在这个新国家中的责任。他们同意这个新国家的成立不过是作为一项迫不得已的解决办法，唯有希望，不要很久就会让他们行使自决的权利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塞浦路斯国家虽已草创，但是塞浦路斯民族并未诞生。

① 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英、法、荷、比、卢、意、丹麦、挪威、瑞典、爱尔兰等十国于1949年5月5日在伦敦签订《欧洲理事会规章》后成立，土耳其、希腊、奥地利、西德、冰岛、塞浦路斯等六国后又先后加入。总部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译者

塞浦路斯历史大事年表

史前时代

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 5800—3000 年
铜石并用时代	公元前 3000—2300 年
青铜时代初期	公元前 2300—2000 年
青铜时代中期	公元前 2000—1600 年
青铜时代末期	公元前 1600—1050 年

古代

迈锡尼商人的到来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
希腊人移居的开始	公元前二千纪末叶

希腊人城市王国时期

亚述人的统治	公元前八世纪末叶
埃及人的统治	约公元前 560 年
波斯人的统治	约公元前 540 年
萨拉米斯的埃维耳逊	公元前六世纪
奥勒西洛斯起义	公元前 499/498 年
自由的岁月	公元前 479—449 年
西蒙死于克提昂城外	公元前 449 年
萨拉米斯的埃瓦哥拉斯一世	公元前 411—374 年
埃瓦哥拉斯对波斯作战	公元前 390—380 年
攻克推罗	公元前 382 年
亚历山大大帝解放塞浦路斯	公元前 332—323 年
安提柯和托勒密争夺塞浦路斯	公元前 323—294 年

希腊化和罗马时代

托勒密王朝时期	公元前 294—58 年
罗马时期	公元前 58—公元 330 年
直属元首的行省	公元前 22 年
佩福斯毁于地震	公元前 15 年
圣保罗和圣巴纳巴斯传布基督教	公元 45 年
一些城市毁于地震	公元 76—77 年
犹太人起义	公元 116 年

中古时代

拜占廷时期	330—1191 年
大旱和饥馑	四世纪前半叶
萨拉米斯毁于地震	332，342 年
君士坦丁皇帝重建萨拉米斯并命名为君士坦丁亚	350 年
塞浦路斯教会宣布独立	431 年
芝诺皇帝敕准教会独立	488 年
阿拉伯人的袭扰	七—十世纪
移居新查士丁尼	692—698 年
锡奥菲洛斯·埃罗提科斯之乱	1042 年
拉普索马茨之乱	1092 年
基克科、马开拉斯和圣尼奥菲托斯等修道院建成	十一，十二世纪
塞浦路斯“皇帝”艾萨克·科穆宁	1184—1191 年
狮心理查的占领	1191 年

让与神庙骑士团	1191/2年
鲁西格南封建王国	1192—1489年
基里尼亚城堡	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
圣赫拉里昂城堡	十三世纪初
坎塔腊十三个修道士牺牲	1231年
坎塔腊城堡	十三世纪末
贝拉佩斯寺院	十三世纪末
《塞浦路斯问题训谕》：希腊教会完全隶属拉丁教会	1260年
尼科西亚的圣索菲亚教堂和法马古斯塔的圣尼科拉奥斯教堂	十四世纪初
瘟疫流行：一半居民死亡	1348年
编年史作者勒昂提奥斯·马开拉斯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
法马古斯塔成为东地中海的“商业中心”	十四/十五世纪
热那亚人占领法马古斯塔	1374年
马木留克入侵	1426年
凯瑟琳·科内罗将塞浦路斯让与威尼斯人	1489年
威尼斯人占领时期	1489—1571年
土耳其人攻陷尼科西亚	1570年9月9日
土耳其人攻陷法马古斯塔	1571年8月1日

近　　代

土耳其人占领时期	1571—1878年
瘟疫流行：三分之一居民死亡	1692年

哈吉·格·科尼西奥斯任专使之职	1779—1809年
希腊文学校的创立(1893年重建为泛塞浦路斯预科学校)	1812年
大主教基普里亚诺斯、主教及许多世俗人士被杀害	1821年7月9日
哈特-谢里夫改革令①	1839年
哈特-胡马庸改革令②	1856年
英国人占领时期	1878—1960年
土耳其将塞浦路斯割让给英国(柏林条约)	1878年
英国并吞塞浦路斯	1914年
英国表示愿将塞浦路斯让与希腊	1915年
塞浦路斯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1925年
"争取与希腊合并"的起义	1931年10月21日
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二世	1947年
"争取与希腊合并"公民投票	1950年1月15日
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	1950年
希腊首次向联合国组织呼吁:要求让塞浦路斯实行自决	1954年
第二次向联合国组织呼吁	1955年
埃欧卡领导人乔治·格里瓦斯-狄亨尼斯发表《塞浦路斯	

①② 土耳其近代史上的两次改革,通称"坦志麦特"(Tanzimat),意为"革新"。——译者

革命宣言》	1955年4月1日
英国强行颁布《紧急条例》	1955年7月15日
宣布处于紧急状态	1955年11月27日
大主教马卡里奥斯、基里尼亚主教基普里亚诺斯和另外两名塞浦路斯人被放逐到塞舌尔群岛	1956年3月9日
拉德克利夫勋爵起草的《宪法草案》遭到拒绝	1956年
第三次向联合国组织呼吁	1956年
大主教马卡里奥斯及其难友获准离开塞舌尔群岛但不得返回塞浦路斯	1957年3月29日
第四次向联合国组织呼吁	1957年
尼科西亚等地发生土耳其族暴徒袭击希腊族人财产事件	1958年6月8日
实质上分治塞浦路斯的《麦克米伦方案》	1958年6月17日
第五次向联合国组织呼吁	1958年9月17日
《苏黎世和伦敦协定》	1959年2月19日
塞浦路斯宣告为独立的共和国	1960年8月16日

参 考 书 目

历史与考古学

ALASTOS D. Cyprus in History. London, 1955. (D·阿拉斯托斯:《塞浦路斯在历史上的地位》，伦敦1955年版。)

CASSON S. Ancient Cyprus. London, 1937. (S·卡森:《古代塞浦路斯》，伦敦1937年版。)

CESNOLA di Palma L: Cyprus: its ancient cities, tombs and temples. New York, 1878. (L·色斯诺拉:《塞浦路斯的古代城市、陵墓与寺院》，纽约1878年版。)

COBHAM C. D. Excerpta Cypria. Cambridge, 1908. Supplement by Th. Mogabgab, Cyprus. (C·D·科巴姆:《塞浦路斯文粹》，剑桥1908年版。Th. 莫加布加布: 补编，塞浦路斯。)

DIKAIOS P. Guide to the Cyprus Museum (Third Edition). Nicosia, 1962. (P·狄开奥斯:《塞浦路斯博物馆指南》(第三版)，尼科西亚1962年版。)

DIKAIOS P. Khirokitia. London, 1953. (P·狄开奥斯:《基罗基提亚》，伦敦1953年版。)

DIKAIOS P. The Excavations at Vounous-Bellapais in Cyprus. Oxford, 1940. (P·狄开奥斯:《塞浦路斯的弗诺斯-贝拉佩斯出土文物》，牛津1940年版。)

DIKAIOS P. Sotira. (Monographs of the Pennsylvania Uni. Museum). Philadelphia, 1961. (P·狄开奥斯:《索特拉》(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专题论文集)，费拉德尔菲亚1961年版。)

EMILIANIDES A. Histoire de Chypre. Paris, 1962. (A·伊米利安尼德斯:《塞浦路斯史》,巴黎 1962 年版。)

ENLART C. L'art gothique at la Renaissance en Chypre. 2v. Paris, 1899. (C·恩拉特:《塞浦路斯的哥特艺术与文艺复兴》,2 卷集,巴黎 1899 年版。)

GEORGIADES CL. Ἡ καταγωγὴ τῶν Κυπρίων. Nicosia, 1936. (CL·乔基亚德斯:《塞浦路斯的定居地》,尼科西亚 1936 年版。)

GJERSTAD E. The Swedish Cyprus Expedition. Vols. I-IV text; I-IV plates. Uppsala. (E·杰斯塔德:《瑞典塞浦路斯考古队》,正文 1—4 卷;图版 1—4 卷。乌普萨拉版。)

GUNNIS R. Historic Cyprus. London, 1936. (R·冈尼斯:《历史上有名的塞浦路斯》,伦敦 1936 年版。)

HACKETT J. History of the Orthodox Church in Cyprus. London, 1901. (J·哈克特:《塞浦路斯正教会史》,伦敦 1901 年版。)

HACKETT J -PAPAIOANNOU C. Ἱστορία τῆς 'Ορθοδόξου' Εκκλησίας τῆς Κύπρου. 3 vols. Pireus, 1923—32. (J·哈克特—C·帕帕奥昂努:《塞浦路斯正教会史》,3 卷集,皮鲁斯 1923—32 年版。)

HILL G: History of Cyprus. 4v. Cambridge, 1949—52. (G·希尔:《塞浦路斯史》,4 卷集,剑桥1949—52 年版。)

HILL G: Catalogue of the Greek Coins of Cyprus. London, 1902. (G·希尔:《塞浦路斯的希腊钱币图录》,伦敦 1902 年版。)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Various issues. (《伦敦图片新闻》,各期。)

JORGA N. France de Chypre. Paris, 1931. (N·乔加:《塞浦

路斯的法兰西影响》，巴黎 1931 年版。）

JEFFERY G. A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ic monuments of Cyprus. Cyprus, 1918. （G·杰弗里：《塞浦路斯历史古迹概述》，塞浦路斯 1918 年版。）

KARAGEORGHIS V. Chronique des fouilles et decouvertes archeologiques a Chypre.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enique, LXXXVI), 1962-I pp. 32. （V·卡拉乔基斯：《塞浦路斯出土文物志》〔载《古希腊文化研究通报》第 86 号〕，1962 年第 1 期，第 32 页。）

KOENIG J. Kurt Schroeders Reisefuhrer Cypern. Bonn, 1961. （J·库涅西、库尔特·施罗德：《塞浦路斯旅行指南》，波恩 1961 年版。）

KYPRIANOS Archimandrite: *Ἱστορία Χρονολογικὴ τῆς Νήσου Κύπρου*. Venice, 1788. Reprint Larnaca, 1880, Nicosia, 1902, 1933. （基普里亚诺斯修道院长：《塞浦路斯编年史》，威尼斯 1788 年版；拉纳卡 1880 年再版；尼科西亚 1902、1933 年版。）

LUKE H. Cyprus under the Turks. Oxford, 1921. （H·卢克：《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牛津 1921 年版。）

MACHAIRAS Leontios. Recital concerning the sweet land of Cyprus entitled Kronaka. Ed. and transl. R. M. Dawkins. 2v. Oxford, 1932. （勒昂提奥斯·马开拉斯：《极乐岛塞浦路斯史话》，R·M·道金斯编译，2 卷集，牛津 1932 年版。）

MAS LATRIE L. de. Histoire de l'ile de Chypre sous la regne de la Maison de Lusignan. I Histoire (to 1291), Paris, 1861; II, III Documents (to 1670), Paris, 1852-5. （L·德·马斯·拉特里：《鲁西格南王朝统治塞浦路斯的历史》，第 1 册：历史（至 1291 年），巴黎 1861 年版；第 2、3

册：资料（至1670年），巴黎 1852—1855年版。）

MEGAW H. S. A. -HAWKINS W. J. E.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t Perachorio, Cyprus, and its Frescoes. (H·S·A·梅高—W·J·E·霍金斯：《塞浦路斯的皮拉科里奥圣使徒教堂及其壁画》。

MILLIEX R. Chypre. Geneve, 1963. （R·米利克斯：《塞浦路斯》，日内瓦 1963 年版。）

MYRES J. Handbook of the Cesnol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of Cyprus. New York, 1914. （J·迈尔斯：《色斯诺拉藏塞浦路斯古物一览》，纽约 1914 年版。）

NEWMAN P. A Short History of Cyprus. London, 1940. （P·纽曼：《塞浦路斯简史》，伦敦 1940 年版。）

OBERHUMMER E. Die Insel Cypern, I. Munich, 1903. （E·奥伯休默：《塞浦路斯岛》，第1册，慕尼黑 1903 年版。）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Reports, 1935-9, Cyprus. （文物局：《报告书》，1935—1939年，塞浦路斯版。）

PAULY-WISSOWA-KROLL Real 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Stuttgart. （波利-威苏瓦-克罗尔：《实用经典考古学全书》，斯图加特版。）

PERISTIANIS I. Γενικὴ Ἱστορία τῆς νήσου Κύπρου. Nicosia, 1910. （I·佩里斯提安尼斯：《塞浦路斯通史》，尼科西亚 1910 年版。）

PITSILLIDES-SHAPKARAS TH.-H. PERNOT. Poemes d'Amour. Athenes, 1952. （TH·皮特塞利德斯-H·帕纳特·夏普卡拉斯：《爱情诗》，雅典 1952 年版。）

RICE D. T. The Icons of Cyprus. London, 1937. （D·T·赖斯：《塞浦路斯圣像》，伦敦 1937 年版。）

RUNCIMAN S.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s. I-III.

Cambridge, 1951—53. (S. 朗西曼:《十字军史》, 第1—3卷, 剑桥1951—1953年版。)

SAKELLARIOS A. A. *Τὰ Κυπριακά*. 2v. Athens, 1890—1. (A·A·萨克拉里奥斯:《塞浦路斯故事》, 2卷集, 雅典1890—1891年版。)

SATHAS K. *Μεσαιωνικὴ Βιβλιοθήκη* -7v. Venice, 1872—94. (K·萨瑟斯:《救世主丛书》—7卷, 威尼斯1872—1894年版。)

SCHAEFFER Cl. Missions en Chypre, 1932—35. Paris, 1935. (CL·谢菲尔:《出使塞浦路斯记》(1932—35年), 巴黎1935年版。)

SCHAEFFER Cl. Enkomi-Alasia. Paris, 1952. (CL·谢菲尔:《恩科米—阿拉西亚》, 巴黎1952年版。)

SOTIRIOU G. A. *Τὰ Παλαιοχριστιανικὰ καὶ Βυζαντινὰ Μνημεῖατῆς Κύπρου*, I. Athens, 1935. (G·A·索特里欧:《古代基督教与拜占廷帝国编年史上的塞浦路斯》, 第1卷, 雅典1935年版。)

SPYRIDAKIS C. Evagoras I. von Salamis.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Kyprischen Königs, Verlag W. (C·斯布里达奇斯:《萨拉米斯的埃瓦哥拉斯一世》——塞浦路斯诸王研究, W·出版社。

SPYRIDAKIS C. *Εὐαγόρας Α′ Βασιλεὺς τῆς Σαλαμῖνος*. (In Kypriakai Spoudai, v. 5. Nicosia, 1945.) (C·斯布里达奇斯:《萨拉米斯国王埃瓦哥拉斯》,〔载《塞浦路斯人的奋斗》,第5卷, 尼科西亚1945年版。〕)

SPYRIDAKIS C. *Κύπριοι Βασιλεῖς τοῦ 4ου αἰῶνος π.χ.* (411—311/10 *π.χ.*) Nicosia, 1963. (C·斯布里达奇斯:《公元前四世纪的塞浦路斯诸王考略》〔公元前411—311/10

年〕，尼科西亚 1963 年版。）

STEWART J. and E. Vounous 1937—55. Lund, 1950. （J·和E·斯图尔特：《弗诺斯》(1937—1955 年)，隆德 1950 年版。）

TARSOULI A. *Κύπρος*. Athens, 1955. （A·塔索里：《塞浦路斯》，雅典 1955 年版。）

ZANNETOS P. *Ἱστορία τῆς νήσου Κύπρου*. Larnaca, 1910. （P·赞尼托斯：《塞浦路斯岛史》，拉纳卡 1910 年版。）

期　　刊

ΚΥΠΡΙΑΚΑ ΧΡΟΝΙΚΑ, Larnaca, 1923—1937. （《塞浦路斯新闻》，拉纳卡，1923—1937 年。）

ΚΥΠΡΙΑΚΑΙ ΣΠΟΥΔΑΙ, (Annual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Cyprus Studies). Nicosia, 1937. （《塞浦路斯人的奋斗》〔塞浦路斯研究学会年报〕，尼科西亚，193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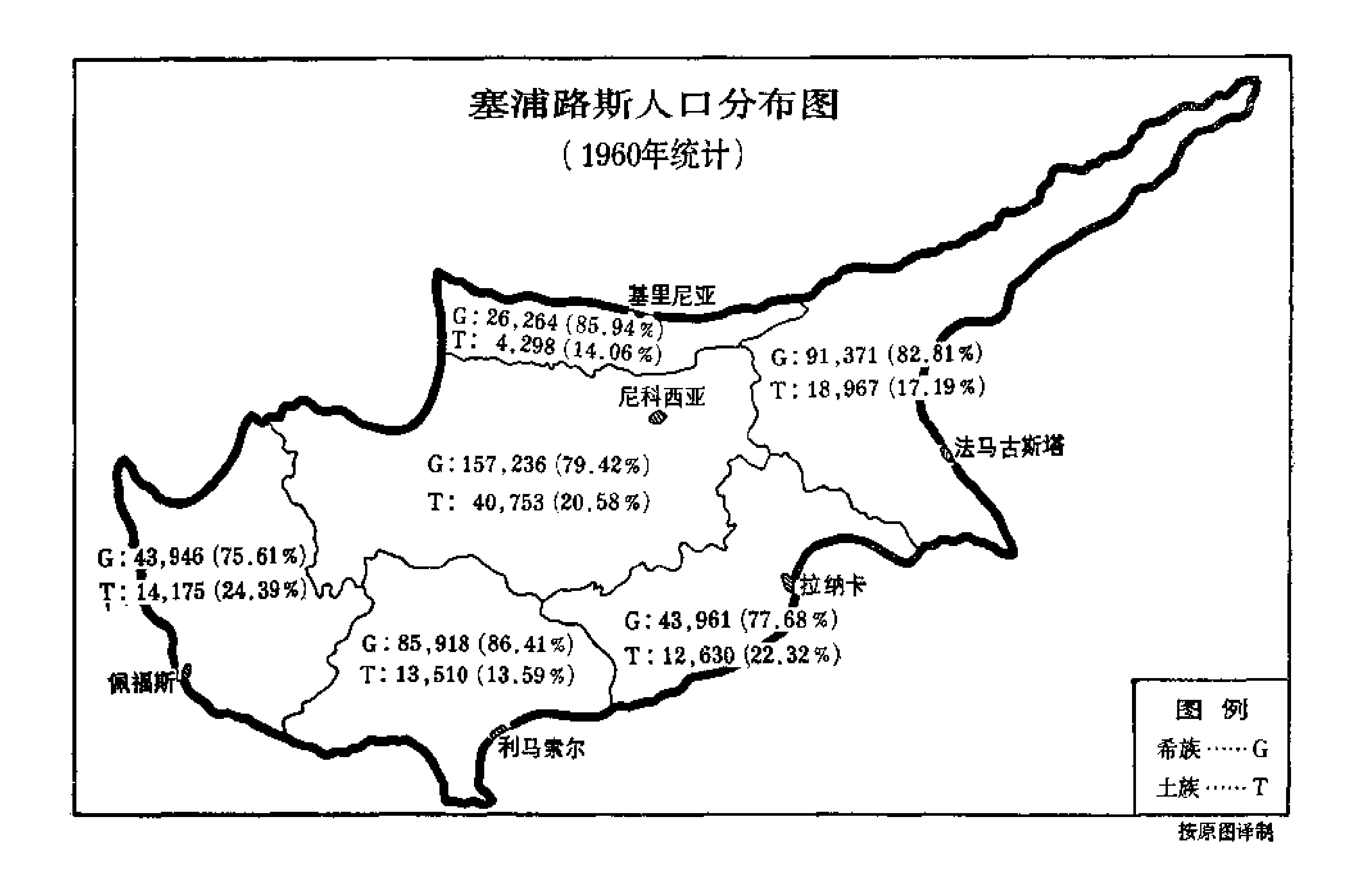
关于解放斗争（1955—1959 年）的书目

ALASTOS D. Cyprus Guerilla (Grivas, Makarios and the British). London, 1960. （D. 阿拉斯托斯：《塞浦路斯游击队》〔格里瓦斯、马卡里奥斯和英国人〕，伦敦 1960 年版。）

FOLEY C. Island in Revolt. London, 1962. （C·弗雷：《动乱之岛》，伦敦 1962 年版。）

GRIVAS-DIGHENIS G (General). *'Απομνημονεύματα 'Αγῶνος* EOKA. 1955—59. Athens, 1961. （G·格里瓦斯-狄亨尼斯（将军）：《埃欧卡斗争回忆录》，1955—59 年。雅典 1961 年版。）

GRIVAS-DIGHENIS G.(General) *'Αγὼν EOKA καὶ ἀνταρτοπόλεμος*. Athens, 1962. （G·格里瓦斯-狄亨尼斯（将军）：《埃欧卡和"反煽乱法"》，1955—59 年。雅典 1962 年版。）


塞浦路斯人口分布图
（1960年统计）
基里尼亚
G：26,264（85.94%）
T：4,298（14.06%）
G：91,371（82.81%）
T：18,967（17.19%）
尼科西亚
法马古斯塔
G：157,236（79.42%）
T：40,753（20.58%）
G：43,946（75.61%）
T：14,175（24.39%）
拉纳卡
G：43,961（77.68%）
T：12,630（22.32%）
G：85,918（86.41%）
T：13,510（13.59%）
佩福斯
利马索尔
图例
希族……G
土族……T
按原图译制

索　　引

条目后所附页码为原书页码，原书页码排在正文页边。

A

B

D

F

G

H

I

J

K

N

O

P

T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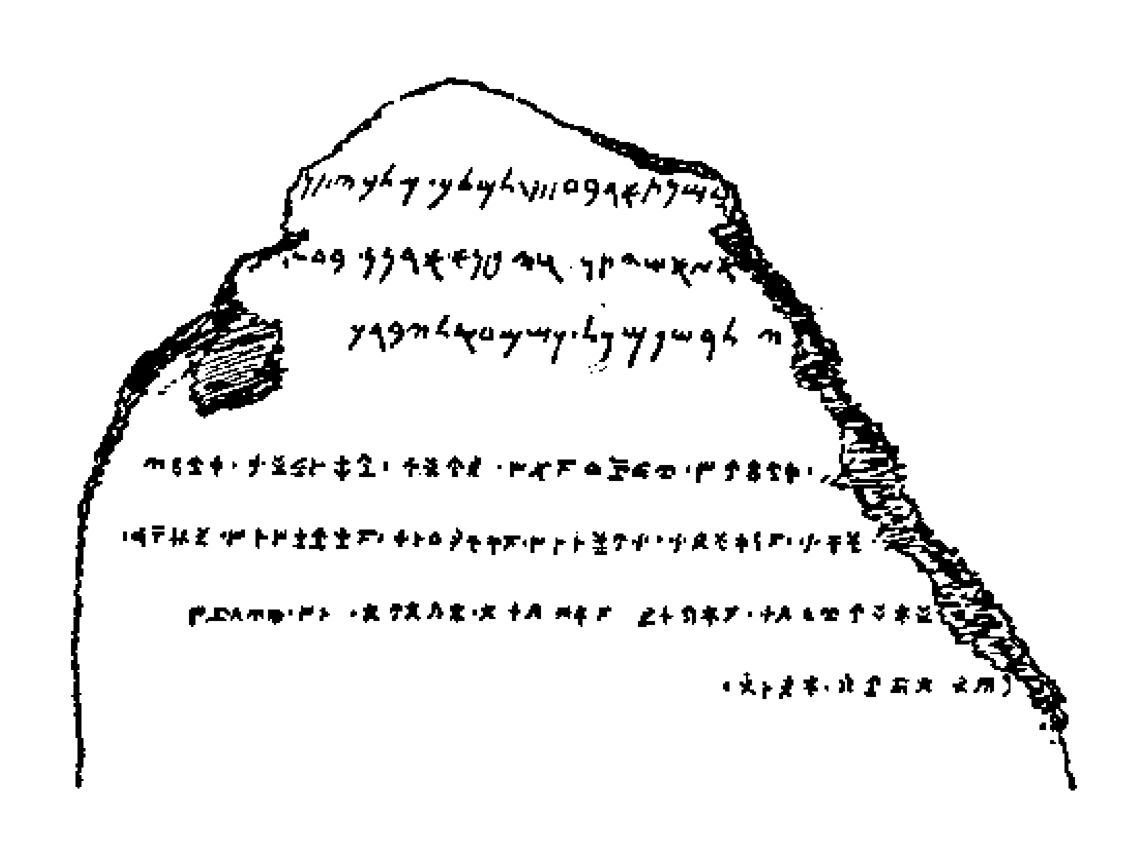
V

X

Z

附 录 一

两种文字对照的
塞浦路斯碑文



（Ⅰ）腓尼基文

(1) *[b-jmm x l-jrḥ y] b-šnt ʾrbʿ 4 l-mlk . Mlkjtn [mlk]*
(2) *[Ktj w-ʾdjl sml] ʾz ʾš jtn w-jtnʾ . ʾdnn . Bʿlr[m]*
(3) *[bn ʿbdmlk l-ʾl]-j l-Ršp Mkl . k šmʿ ql-j brk*

"(1) /On the xth day of the month of y/ in the year 4 of King Milkjaton, /king/

"(2) /of Kition and Idalion./ This (is) /the image/ which gave and erected our Lord B'alrôm,

"(3) /the son of 'Abdimilk, for/ his /god/ Rešef of Mkl, for he listened to his voice. He bless(ed?) (him.)"

(Ⅱ)塞浦路斯希腊文

(甲)按原文音节模写

(1) [i to-i | te?-ta?-ra?-to?-i? | ve-te-i] | pa-si-le-vo-se | mi-li-ki-ja-to-no-se | ke-ti-o-ne | ka-te?-ta-li-o-ne | pa-si-le-u-
(2) [-o?-to?-se? | ta-ne e-pa-ko]-me-na-ne | to pe-pa-me-ro-ne | ne-vo-so-ta-ta-se | to-na-ti-ri-ja-ta-ne | to-te ka-te-se-ta-se | o va-na-xe |
(3) [Pa?-a?-la?-ro?-mo?-se? |] o A-pi-ti-mi-li-ko-ne | to A-po-lo-ni | to A-mu-ko?-lo-i | a-po-i vo-i | ta-se e-u-ku-la?-se
(4) [e]-pe-tu-ke i tu-ka-i | a-za?-ta-i |

(乙)现代希腊文译文

(1) [ἰ(ν) τō̃ι | τετάρτōι? | Fέτει] | βασιλῆFος | Μιλκιjάθōνος | Κετίōν | κατ (?) 'Εδαλίōν | βασιλεύ-
(2) [ο(ν)τος? | τᾶν ἐπαγο]μενᾶν τō̃ πε(μ)παμέρōν | νεFοστάτας | τὸν | ἀ(ν)δριjά(ν)ταν | τό(ν)δε κατέστασε | ὁ Fάναξ |
(3) [Βααλρōμος? |] ὁ 'Αβδιμίλκōν | τō̃ι 'Απόλ(λ)ōνι | 'Αμυκλōι | ἀφ' ō̃ι Fοι | τᾶς εὐχōλᾶς
(4) [ἐ]πέτυχε· ἰ(ν) τύχαι | ἀζαθᾶι.

(1) 在密尔克加顿国王统治克提昂和伊达利昂的第四年——

(2) 在那五天闰日的最后一天,

(3) 阿布狄米尔克之子(?)巴尔罗姆王子,在他的愿望实现之后,

(4) 建造了阿米克莱的阿波罗铸像;愿上天福佑!

腓尼基文和塞浦路斯希腊文对照的伊达利昂碑文(见R·H·朗:《圣经考古学会会报》,第一期,1872年,第128页后之图表)。

在英国统治塞浦路斯（1925 年起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时期，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的事务没有表示过丝毫的关切。意味深长的是，1930 年和 1948 年，英国两次提议让塞浦路斯实行自治的时候，既从未与土耳其政府磋商过，也从未承认过土耳其对塞浦路斯还享有任何权利。（根据 1923 年的《洛桑和约》[1]，土耳其业已放弃了对塞浦路斯的一切领土要求。）

1956 年，曼德列斯[2]政府为了——用 1964 年 1 月 30 日《卫报》的话来说——"转移国内人民对经济衰退的注意"，第一次使得土耳其人民关心起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事务问题。某些人为了扩大事态以渲染土耳其人的情绪，竟制造了 1956 年 9 月伊斯坦布尔的多起杀害希腊族人和抢劫他们财产的丑恶暴行事件。此后，伊斯坦布尔的所有希腊族居民和土耳其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就一直处于恐怖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为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所提的各种要求与其在国内对少数民族的一贯所作所为，在事实上竟是截然相反。亚美尼亚少数民族，经过多次的大屠杀之后，已几乎杀尽灭绝：1895 年的一次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人；1909 年的另一次大屠杀，杀了二十万人；1915—1918 年连年不断的大屠杀，又杀掉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人。这真是一个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有效办法！然而，即使时至今日，土耳其对待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态度，也并不更令人感到鼓舞。[3]

---

① 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1923 年 7 月 24 日在瑞士洛桑会议上签订，故又叫《洛桑和约》。——译者

② 曼德列斯（Menderes），1950 年 5 月—1960 年 5 月 27 日任土耳其政府总理。——译者

③ 这两段文字原书无标题。——译者

附 录 二

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

转载自1914年12月《政治季刊》

附 记

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塞浦路斯的历史，了解一点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所起的作用也是很有益处的。因此，本书转载了原载1914年《政治季刊》、后来收进1914—1915年《牛津丛刊》第38辑的一篇文章。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土耳其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此，今天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并不减于当年。

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

土耳其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大国，是一个空前的，但愿也是一个绝后的最自相矛盾的大国！目前，其国债——长期公债、短期流动债和无准备债——已接近两亿英镑。仅债务的一部分，即公债部分，每年应付的利息即达其实际岁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其实际岁入尚不及她的财政义务的七分之一。不到两年前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①，使得她在旧债之上又加上了为数超出一整年岁入的新债，全部财政义务就增加得更多了；那场战争使得她丧失了马其顿和爱琴海诸岛，因而减少了十分之一的岁入和八分之一的人口；同时由此还可以看出，她并没有能力从事现代化的战争。战后，她虽然已经是牢牢地套上了种种国际桎梏，但她还是让外国垄断组织在土耳其长期经营，将她剩余的全部经济自由抵押给巴黎银行家和那个巧妙而有效地控制着他们业务的政府，这样就又套上了更多的桎梏。土耳其业已民穷财尽，信誉扫地，似乎是欧洲唯一动弹不得的国家了，但实际上 *E pur si*

① 指巴尔干同盟国在1912年10月发动的旨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译者

*muove*① (它照样在转动)!

现在，她又在这样做了，仗恃只能从远处给予一点微小援助的盟国，却要对抗一个头等的军事强国②；该强国既有能力攻其一翼，该强国的盟国也会从另一翼对她进行同样有力的打击。土耳其肯定要败北的。倘若是任何一个别的二等国家，一定会被消灭掉。然而，土耳其毕竟是土耳其，她的生命似有神祐，能够消灾祛难。

如果你曾说：土耳其实际上已经破产；其辽阔的国土上每平方英里的人口还不到三十人，而且这个可怜的平均数还在不断地下降；足有一半的人民是对现状极为不满的；她的政府目前是掌握在这样一帮人③的手中，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亚细亚式的有实力的因素，而是欧罗巴式的拜占廷精神，而后者正好是她的弱点；人民的绝大多数是反对政府的。——当你道出了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很正确地在土耳其的国家帐簿上开列出了她的负债项目。但是在相对一方，她还拥有许多"精神"资产，即使象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也足以抵偿负债。

---

① 疑引文有误，似应为"Eppur si muove."〔它(地球)照样在转动。〕这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公元1564—1642年)不顾罗马教廷迫害，仍然坚持科学真理的一句不朽名言。——译者。

② 指1914年11月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一边，首先对英俄法三协约国的俄国作战。——译者

③ 指190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当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译者。

上述各项中，作用最小的，是大国间由于互相猜忌所一向对土耳其提供的保障。显然，这种保障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业已丧失其价值。倘若俄国现在要进攻君士坦丁堡，英国大概是不会去阻挠的；不论是由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还是让德国人捷足先登，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讲，其结果并没有什么两样。即使大国不再交战了，人们也很怀疑它们当中会有哪个国家在今天的情况下，愿意为了阻止另一国进入君士坦丁堡而打仗，或者，就是巴尔干集团的某一个二等强国，可能有能力单独地或者同她的盟国一起把土耳其逐出君士坦丁堡，大国也不一定会为此而打仗。君士坦丁堡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长久以来一直随着船泊动力和速度的增长而对应地下降。即使土耳其人采取措施，将马尔马拉地区建成为铁路和公路枢纽，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架设起桥梁，以此来发展欧亚大陆之间陆上交通的天然条件，全海路和半海路的交通线也仍将保持业已赢得的压倒优势，并且还会有所增长。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在欧洲一侧，还是在亚洲一侧，马尔马拉地区现在是怎样的一个铁路和公路枢纽，谁都心中有数！况且，君士坦丁堡不但已降低了在国际上的重要性，而且也降低了在本地区的重要性。两年前的那场战争，使得她在巴尔干的地位一蹶不振。长期以来，这个半岛一直是由她独家控制的；而现在，它却要受制于索非亚、萨洛尼卡、贝尔格莱德和雅典

了。就土耳其的欧洲领土而言，君士坦丁堡不过是成了人烟稀少的南卢美利亚这一小块地区的一个大市镇而已，而土耳其政府为了维持这个城市，每年却要花费大约五十万英镑!

土耳其的其他“精神”资产却是比较有作用的。第一（说也奇怪!），是她的财政状况；第二（几乎更加奇怪!），是她的威望。这两者在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她从灭亡中拯救出来，而且，现在还可能拯救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精神”资产的意义和它们的力量的局限性吧!——如果有什么局限性的话。

毋庸讳言，土耳其的财政状况多年来一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对债务人来说，它却是一种奇特的保障。因为这个债务人还有一些没有完全变卖的资产。他欠强大的债权人的债是如此之多，而又是如此无力偿付本金，以致于债权人想挽回损失的最大希望莫过于继续贷款给他，使他不至于破产。他并非真的破产了，只有在形式上保持他不破产，才符合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债权人不但继续向他提供贷款，而且还对他的继续挥霍浪费——只要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视而不见。土耳其的主要债权人是法国，占巴尔干战争以前奥斯曼债务的60%。战后，法国又贷给这个挥霍成性的债务人三千万英镑。德国居第二位，占20%多一点。其余无偿还希望的债款是英国贷给的，居第三位。因此，三国协

约[1]中的两国在对土耳其采取极端行动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土耳其对于这一点，是十分了然的！当然，俄国满可以建议扼死这个不文明的老头子[2]，但是，就法国来说，就不便这样做了。

如果这笔庞大债款的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国家兴建的企业，一旦债权人以武力接管，或者还有可能从中牟取利润，那倒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土耳其执意要将贷款的十分之九花在暂时的、纯属无利可图的事情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无论是俄国，还是别的国家，谁要是割走帝国的任何一块相当大的地区，这个国家就不仅肯定要背负起几乎毫无保证的债务重荷，而且还将面临这样的前景，即在那个地区至少再投放同样多的资金，然后才有一点儿可能变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

所以，各国迄今一向是，将来仍有可能是，听任奥斯曼帝国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这个帝国拥有相当多的物质资产，能够滋长成大得多的价值。虽然它的辽阔的国土约有一半是沙漠、草原和高山，但另一半却是特别肥沃的土地，出产极有价值的商品，诸如丝绸、烟草、优质羊毛和各种水果等等。几乎整个帝国都位于北温带里

---

① 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英法俄三国为对抗德奥意三国同盟，于1907年形成的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译者

② "老头子"，源出《天方夜谭》中的《水手历险记》。那个故事中说，有个老头子，许多昼夜扒在水手辛德巴德肩上，使他很不舒服，辛德巴德最终想了个办法才得以脱身。本文的"老头子"是作者借指土耳其。——译者

最优越的地段，在地球上要找到自然条件比小亚细亚的滨海河谷平原和宽广的高地平原、叙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平原、南美索不达米亚水系纵横的地区和底格里斯河左岸各支流流域等更好的地方是不容易的。小亚细亚和库尔迪斯坦的山区，蕴藏着尚未开发的特别丰富和种类繁多的矿产，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地理位置，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上拥有一些世界上最优良的天然海港。将这些有利条件加在一起，所得的总和就代表着一种繁荣的潜力。历史上花钱最不瞻前顾后、最不知节俭和最糟糕的行政机构之所以仍然能够从亚洲捞到利润，其原因就在于此。尽管是一贯挥霍浪费，且又遭遇到两年前的战祸，奥斯曼的岁入仍然显示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关税尤其如此，虽然就对贸易的鼓励而论，这种关税课征的制度是不利的。主要是由于海关部门在英国的监督之下，管理还比较谨慎和廉正，所以才使得1908年至巴尔干战争爆发前的那段时间，增加了五百多万英镑的收入（将近 20%）。在目前这场纠纷开始之前，那次巴尔干战争所造成的挫折，已经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的领土曾经有过象亚细亚式土耳其的遭遇而犹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的话，那末，这个国家又有什么不能干呢！

因此，正是土耳其的财政状况陷入的绝望境地，迄今反而给她提供了某种保障。一个债主如果没收抵押，

势必会受到一定损失，而且，任何一个债主要是打算这样做，都肯定会遭到其他债主的反对，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就不仅牵制了所有的债主，而且还逼得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只好甘愿支撑土耳其，不让她垮台。土耳其的情况会这样继续下去吗？显然，如果土耳其自作主张，赖掉其国际债务（如前所述，她目前想这样做），从而宣告破产，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继续下去了。因为一旦破产，她就会丧失其财政状况所能提供的一切保障。同样很显然，由于当前的国际形势，总共拥有土耳其债务将近80%的两个债主，可能而且多半会无视其他债主的利益，联合起来没收抵押。他们会不会着手这样做，不再取决于继续支撑土耳其使之不至于垮台的那种财政利益，而是取决于完全与此不同的其他考虑，其中主要的一点，下文即将述及。

可是，假如不用破产来自杀，那么土耳其的财政状况是否还会象迄今为止那样保护着她呢？近年来，土耳其的几个大债主在提供贷款时，不仅越来越苛求在高额利息和本金偿还上提供担保品，而且还要求对他们国民的投资给予排他性的特许权，以此作为贷款的条件。例如，巴尔干战争之后，法国银行家答应贷给土耳其三千万英镑，就附有以特许权的形式允许法国资本家在几乎整个奥斯曼帝国修筑铁路、公路和港口工程等额外的条件。由于当前所处的交战状态，这些特许权全被取消

了。法国因此而特别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即使她实际贷款的利息和本金仍能得到保全。这就是说，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交战国中至少有一国可能会发现，即使土耳其能继续保持不破产，该国能指望从中得到的好处也仍将是得不偿失；因此，即使土耳其改变了主意，不再在财政上作破釜沉舟的打算，土耳其也仍将发现，其财政状况以往所提供的那种保障，很可能会减弱到危险的地步，甚或完全丧失。

第三笔，也是最后的一笔“精神”资产，是威望。这种资产就更不好估量和更难捉摸了，但是同时，它却更有效用和更不容易论述。这种威望一部分来源于世俗方面，而大部分则来源于宗教方面。前一因素包含在鲁姆[①]这个名称之中：自从色尔柱人赢得小亚细亚以来，土耳其人的西部领域就是以鲁姆闻名于世的。奥斯曼人除了由于他们自己早期的征伐带来的威望之外，还继承了（在近东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过去占有这个地区的最大帝国[②]的传统威望。奥斯曼人不仅代表他们自己的过去，而且也代表罗马帝国的威望中留存至今的余

① 鲁姆（Roum），色尔柱突厥人于十二世纪在小亚细亚一带建立的素丹国。奥斯曼突厥人的酋长，即奥斯曼素丹的父亲，曾从鲁姆素丹手中得到过封地，奥斯曼即由此起家，于十四世纪初建立了奥斯曼帝国。——译者

② 指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1453年，奥斯曼人灭了这个千年的大帝国。到十六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已地跨欧、亚、非三洲，包括了东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译者

辉。他们仍然负有最优越的帝国民族的声誉，是受命于天而治万民的民族。

在闪族人①取得所向披靡的胜利和在接着几个世纪奥斯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其他继承人面前退却之后，奥斯曼人的声誉竟能维持下来，也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它只能用以下事实来加以解释，即近东很大一部分人民的文明和知识水平，至今还几乎停留在例如赫拉克留斯②时代的阶段。不应忘记，土耳其人在其亚细亚式帝国的一大部分地区中，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外来人，正象希腊人在拜占廷和罗马人在意大利是外来人一样。约当五个世纪以前，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③立足下来，这对欧洲来说，意味着东方对西方的一个胜利，但对近东当地的人民来说，则只不过是意味着从同一个帝国的中心对他们继续实行自古以来“罗马人”的统治而已。自从鲁姆最初对近东产生影响之日起，曾有许多种族的许多人用鲁姆的名义进行过统治，他们究竟属何种族，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的农民即使稍有所知，恐怕也不是完全知其详的。由于奥斯曼人

① 闪族人(Semites)，西亚和北非说闪含语系闪语族诸语言的人的泛称，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莱人、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译者

② 赫拉克留斯(Heraclius，公元575—641年)，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皇帝（公元610—641年)。——译者

③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原拜占廷帝国首都。1453年，土耳其帝国迁都于此，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译者

的政府部分地是沿袭拜占廷式的体制，他们只能算是一次改朝换代，其实是依然如故。当然，农民们是知道闪族人的那些胜利的，但他们也知道，即使闪族人打了胜仗，并且理所当然地强使鲁姆信奉他们的上帝和先知——有许多人曾经相信，现在边远地区还有一些人相信，闪族人甚至还强使全人类都信奉他们的上帝和先知——闪族人也还是回到了托罗斯山脉①以南的老家去了，而鲁姆依然是鲁姆，依然是天赋的、不可废黜的世界之主宰。

当然，这种看法目前正在消失，但也不会迅速而轻易地消失。它仍然是奥斯曼人的一种真正资产，而且只要奥斯曼人没有失掉君士坦丁堡，它就将继续有其价值。这种看法之所以多少还有一点生命力，就是因为这个古老的帝都还在土耳其的手中。谁都可以象不少政论家在巴尔干战争以前及以后所一直鼓吹的那样，说什么土耳其人如果真的迁都亚洲，他们就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和多么大的好处：这样，他们就会摆脱现在和将来都是得不偿失的卢美利亚②；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穆斯林集中到穆斯林已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从而可以消除由于管辖占多数的基督教徒而造成的无休止的摩擦和其他弱点；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拜占廷传统象

① 托罗斯山脉(Taurus)，位于土耳其南部边境。——译者

② 卢美利亚(Roumelia)，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色雷斯等地。——译者

一件外衣一样扔掉，再也不必被迫兼顾两头，从而可以一心一意地作为亚洲人去生活和治理国家了。土耳其的帝国派知道，这只不过是徒劳的幻想！一旦近东得知土耳其人放弃帝都，那么象一件外衣一样被扔掉的将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正是土耳其帝国的本身。所以，恩维尔帕夏和委员会①，为了不仅保住君士坦丁堡，而且还为了收复亚德里雅那堡②和一块欧洲领土，以便能扩大版图同鲁姆帝国一般大，在两年前几乎将奥斯曼帝国的财力消耗殆尽，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在那次战争中，对于继续维持亚细亚式的土耳其的旧秩序，关系最大的莫过于收复亚德里雅那堡了。一次，谣传说，保加利亚的军队开进了斯坦布尔③。尽管这个谣言只传了几个小时，可是在叙利亚的欧洲人就很有理由地认为，当时即将发生总爆炸。如果这个消息竟是真的，或者没有及时予以否认，这场总爆炸定然会导致一种惊惶失措和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它将使人们意识到旧世界业已消逝，然而又不知道即将出现的新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危机时刻过去后，接着又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一场大灾难只

① 指"统一进步委员会"(参见本书164页注②)。——译者

② 亚德里雅那堡(Adrianople)，土耳其西北部城市，今名爱德尔纳(Edirne)。——译者

③ 斯坦布尔，即伊斯坦布尔(Istanbul)，旧名君士坦丁堡，1453年至1923年间土耳其帝国的首都。——译者

是延期而已，它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就在这个短暂的间歇里，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一面合谋策划要对奄奄一息的土耳其进行造反，一面又各自策划互相残杀和劫掠。阿拉伯民族组织和民族主义报刊在贝鲁特和其他一些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人们谈论着阿拉伯帝国①的复兴②，而且还传出了一些可能的首都和国王的名字。一个阿拉伯省分——哈萨，实际上已脱离了土耳其人。于是，人们又开始议论说，保加利亚人不会越过卡塔尔加；巴尔干各国自己正在互相火并；亚德里雅那堡已经收复了。一切依然恢复如故。阿拉伯民族运动③还在萌芽时期就枯萎了。近东又一次在鲁姆帝国永存的余荫下安定下来。

以上所述，乃是对土耳其起保护作用的威望中较次要的因素。这一因素有赖于是否能保全君士坦丁堡，一旦奥斯曼国家放弃欧洲，这种因素就注定要消失。现在，这种因素不管有多少价值，还是存在的；而且，它实际

---

① 阿拉伯帝国，形成于公元八世纪中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但不久陷入四分五裂。1055年及其后不久，先后为色尔柱突厥人和蒙古人所灭。——译者

② 本世纪初，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Husayn）曾试图脱离土耳其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阿拉伯帝国，自称“穆斯林的哈里发”。——译者

③ 阿拉伯民族运动，十九世纪晚期由叙利亚、黎巴嫩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运动。他们主张，不论宗教信仰，凡是说阿拉伯语的都是一个民族。二十世纪初已逐渐分裂。——译者

上确有这样的价值，那就是千百万颗蒙昧和单纯的心灵本能地臣服于天命超凡的种族的传统，而这种臣服是天然的和光荣的事。

那么，另外一个较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奥斯曼国家作为哈里发权力的继承者和阿拉伯圣地的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它的宗教威望是一笔几乎无法估量的资产。奥斯曼人在欧洲的一场殊死斗争会唤起伊斯兰教逊尼派①世界吗？印度、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中国和马来亚的穆斯林会将奥斯曼素丹当做哈里发而拿起武器为之战斗吗？他们会不会这样做，只有事实才能作出回答。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这样做过。一百多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经历的历次危机中，他们从来没有表示过要这样做。就是最近的一些迹象（例如阿加汗②的声明）也没有表明人们普遍相信伊斯兰教的命运是和土耳其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青年土耳其党③人要用圣战作为武器那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它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们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虔诚是颇令人怀疑的，并且，他们目前正在充当邪教徒④的扈从而打仗；它

① 逊尼派(Sunni)，意为“正统教派”，是伊斯兰教最大的教派。——译者

② 阿加汗(Agha Khan)，当时印度（印巴分治后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伊思马因派的领袖。——译者

③ 青年土耳其党，欧洲人对“土耳其统一进步党”的称谓。——译者

④ 邪教徒，穆斯林对非伊斯兰教徒的蔑称。此处指“德国”。——译者

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奥斯曼国家本身包含有为数不少的基督教徒，他们对于奥斯曼的民族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站在大不列颠的立场上来说，既然没有十分把握，那就要格外小心才是。最近，意大利人对奥斯曼一块领土[①]的袭击，竟真的导致土耳其人和也门的阿拉伯人这两个世仇之间的休战，并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内地形成了积极的持久的合作。在1906年的塔巴赫[②]争端中，埃及充分表明，尽管它一向极其仇恨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政府，但是，在和我们基督教徒对立时，它那种仇恨情绪就不如要与这个主要穆斯林国家团结的愿望来得强烈了。

奥斯曼素丹国无疑可以指望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威望来吸引广大群众，克服内部敌对感情，激励起最危险的情绪——如果形成行动的话。否认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用的，漠视这种可能性也是危险的。如果因为穆罕默德五世[③]不属于古莱什族，以及又因为他是由于十六世纪的

---

① 指1911年初意大利强占土耳其属地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译者

② 塔巴赫(Tabah)，位于西奈半岛南部，归属长期未定，名义上为土属，实由埃及巡警看守。1906年，英国抗议土耳其派巡逻队占领该地，但同年10月土埃签订协定时，埃及却承认了土耳其对该地的主权。——译者

③ 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V，公元1844—1918年)，土耳其素丹。六十五岁时(1909年)，才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扶上王位。——译者

一次受让[①]才做了哈里发的，因而就对这种可能性嗤之以鼻，那尤其是没有用的。以上这两个事实，有一半逊尼派教徒是不知道的或者已经忘记了，而穆罕默德五世是很可能求援于这一半人的。另一半逊尼派教徒则认为这些事实比起他对一些圣城的世袭统治来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种统治已为近四个世纪以来的法规所承认。如果援引印度和其他地方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意见，即由于乔治五世[②]比穆罕默德五世统治着更多的穆斯林，因而就是真正的哈里发，那就更是枉然的！绝大多数的逊尼派信徒就是把奥斯曼素丹当成是有哈里发权威的，如果说还有哈里发权威存在的话。唯一的问题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这种想法会不会导致统一行动；一旦导致统一行动，那又是什么样的行动？奥斯曼威望中宗教因素的重要性，恰恰就在于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有一件事是可以有把握地预言的。一旦奥斯曼素丹肯定地失去了对各个圣地的控制，那么他的宗教威望就会很快地丧失殆尽，就如同一个撤离了君士坦丁堡的素丹会失去其世俗威望一样。君士坦丁堡一失，很可

① 1517年，土耳其素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公元1512—1590年）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后，马木留克王朝的末代哈里发曾否正式让给他自己的职位，已无从稽考；但据某些学者认为，实际上是塞利姆僭取了哈里发的称号。——译者

② 乔治五世(George V，公元1865—1936年)，英国国王(公元1910—1936年)。——译者

能就会导致一次阿拉伯的叛乱和失掉西贾兹（汉志），因此，奥斯曼威望的宗教因素，可以说如同其世俗因素一样是依赖于君士坦丁堡的。如此说来，统一进步委员会没有接受欧洲政论家的好心劝告，就更有理由了！说阿拉伯语的省分的叛乱一旦得逞，就必然会敲响奥斯曼帝国的丧钟。没有任何别的事件所带来的灾难会是如此迫近和无疑的了。

既然情况是如此，而委员会对于奥斯曼帝国安危所系的某些条件又不是不理解，然而它迄今竟仍无所作为来安抚阿拉伯人的情绪，这就使人感到奇怪。无论是在议会里，还是在陆军各级司令部里，都没有给予说阿拉伯语的民族以应有的地位；难怪他们要大声疾呼，强烈抗议了。统一进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显然属于欧化的类型，他们也许对亚洲不如对欧洲了解得那么清楚。的确，由前驻外武官、原籍萨洛尼卡的犹太族银行家和官员、刚从巴黎归国的医生、律师和其他知识分子等制订的奥斯曼化纲领所依据的原则，并没有给予纯亚洲人以多少的地位。自由的和平等的奥斯曼人，竟要看土耳其人的眼色行事，而且，只能看那些出身于欧洲省分，特别是君士坦丁堡教养出来的那种拜占廷式土耳其人的眼色行事。在革命①以后的土耳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到处

① 指1908—1909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译者

都是那种具有东方①希腊人特质的土耳其人占上风。青年军官们对长辈发号施令，他们只须脱下军服就和雅典人一模一样。短小精悍的文官们坐在首席席位上对手下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讲话，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希腊新闻记者。土耳其新闻记者们逢人便高谈阔论，指手划脚，这又使人回忆起战时雅典的咖啡馆里的情景。这种种情况就是拜占廷人对亚细亚人的胜利，在帝国内，最亚细亚式的人是最不受拜占廷人的赏识或同情的。

那么，说阿拉伯语的民族会不会反抗呢？或者，如果反抗的话，会不会成功地分裂奥斯曼帝国呢？笔者想立即指出，在他看来，帝国分裂的结局并不是人们所真心期望的。虽然土耳其的治理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是够糟糕的了，但是，在现代情况下，在奥斯曼区域内让当地阿拉伯人来治理，如果没有欧洲人的监护，这种治理常常证明是更为糟糕的。如果它是纯粹的贝多因②蛮族部落式的治理，例如在中部阿拉伯诸埃米尔国③那样，那倒是行得通的；但是居民中哪怕是掺进了一点点非阿拉伯人的成分、习惯或思想，阿拉伯人政权就没有能力进行有效

① 东方(Levantine)，指东地中海沿岸国家。——译者

② 贝多因人(Bedouin)，以游牧为主的阿拉伯人。——译者

③ 埃米尔国(Emirate)，即由埃米尔（意为王子、统帅或世袭总督）统治的国家。——译者

的治理了。阿拉伯人的治理，在几个圣城里曾有机会断断续续地实行过，在也门还实行过较长的时期。但是，一位久住也门的欧洲人——他曾呻吟于土耳其人对也门一贯暴虐的统治之下——可以证明：在他那个时候，当地的阿訇[①]们在摆脱了土耳其桎梏后进行的统治，只不过是以无政府的暴虐取代有政府的暴虐而已。

因此，用阿拉伯人政权取代土耳其人政权，势必需要欧洲人对阿拉伯语区域的一些地方实行监护。在这些地方，例如，叙利亚、南美索不达米亚，也许还有汉志，象我们英国这样的大国有着重大的利益，特别是最后提到的汉志，它可能会使我们承担一种极其棘手的和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我们固然可以将埃及人安置在那里充当管理人，但如果没有欧洲人的潜在作用，就不可能有多少成功的希望，然而欧洲人居住在圣地，又将会招致难以压制的恶感；倘若我们要捧出一位不完全俯首贴耳的基代夫[②]来担任伊斯兰教监护人，那最好还是三思而后行！可以想象，由印度穆斯林官员充当顾问的麦加的谢里夫[③]长官府，有可能保证汉志的安宁；但是，这个长官

① 也门的国教为十叶派的伊斯兰教，十叶派的阿訇相当于逊尼派的哈里发。——译者

② 基代夫（Khedive），奥斯曼帝国驻埃及世袭总督的称号。——译者

③ 谢里夫（Shereef），穆罕默德的后裔的称号，此处指麦加的世袭市长。——译者

府从来也没有证明它能令人满意地取代土耳其人。总之，既然每个可供选择的办法都充满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危险，人们也就只好感谢这位土耳其管理人，而不愿让他被撵走。

阿拉伯人的反抗还是会爆发的，不管三国协约是否希望其成功。反抗能有什么样的成功把握呢？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部分的人民是各个不同的种族、信念、教派和社会制度的大混合体，除语言以外，没有任何共同的纽带。他们国土的自然特点，迫使他们足足有三分之一成为游牧的和掠夺成性的蛮人，而为其余的三分之二所畏惧。定居的人又分成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姑且不说大量的犹太成分），他们之间的裂痕较之西部土耳其更为深刻，其传统和思想上现存的敌对情绪具有更大的分裂倾向。而且每个主要的宗教又分裂为许多派。甚至这个区域里的伊斯兰教也包含一些势不两立的教派，诸如叙利亚山区的安萨里亚派、梅特瓦里派和德鲁兹派，波斯湾沿岸和波斯边境的十叶派[1]阿拉伯人；后一地区和北美索不达米亚信奉异教的库尔德派和亚兹德派。至于基督教徒，他们的派别分歧早就声名狼籍，其中大多数派别又可再分为两个或更多的互相敌视的宗教团体。几乎不可想象，叙

[1] 十叶派（Shiite），意为“阿里的党徒”，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一。——译者

利亚居民会协商出一个共同的计划和采取共同的行动。他们中间唯有基督教徒还表现出一点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能力。黎巴嫩的马龙派教徒① 是最突出的，但马龙派教徒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与邻人的传统关系上，都够不上充当一个自由统一的叙利亚的核心。迄今为止，"阿拉伯民族运动"仍只不过是高谈阔论和报刊文墨而已。它从未形成任何相当大的组织以与统一进步委员会② 所指挥的、遍布奥斯曼属地的那个稳固而有效力的组织相抗衡。

目前，这个委员会已经在南叙利亚集结了一支很大的、由德国军官充当骨干的二线部队，并且还通过赠送武器和金钱获得了叙利亚沙漠和北阿拉伯沙漠地带的大多数贝多因部落的合作。无论这支部队会不会受命对苏伊士运河和三角洲地区发动什么佯攻，它实际上很可能只是集结在它目前所在的地方——叙利亚和阿拉伯两个地区之间的中点上，目的是在恫吓说阿拉伯语的奥斯曼人，使之规规矩矩，而并不是想收复埃及③。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这支部队在现在的地方呆下去，并保持战斗能力的

---

① 马龙派教徒（Maronites），住在黎巴嫩山区一带的叙利亚派天主教徒。——译者

② 统一进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即"统一进步党"，也叫"青年土耳其党"。——译者

③ 1517年，埃及曾被土耳其征服，置为奥斯曼帝国行省。1882年后被英国占领，并于1914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译者

话，它就能使叙利亚和汉志的起义很不可能发生，更少有可能成功。

那支部队是否真的有能力进攻埃及，以及它如果真的进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一个门外汉实在不敢预言。但人们业已多次指出，单是加沙和尼罗河三角洲之间的沙漠地带，从来就挡不住从陆路对埃及的入侵；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一个入侵者试图穿过这一地带，因为，它的最宜于作为进军通道的部分地区和所有小路的西端，均在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如果从阿里什进攻埃及，由于不能自由利用沿海道路，就只能使用轻炮，而且战场极为狭小。小股的突击队可能（侥幸地）通过我方[1]防线而进到苦湖和坎塔腊之间以西约十五英里的运河岸边，并且，如果进展顺利或者没有被巡逻队发觉的话（鉴于我们在这条防线上投入的兵力，这最后一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突击队还可以在河槽内安放悬浮水雷，也许会炸沉一条或数条船只而将水道堵塞。只要没有埃及人自己作成功的内应，土耳其的行动充其量就只不过达到这种效果而已。

相反，掌握着制海权的几个大国向叙利亚插入一支部队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沿海和纯沙漠之间的那条可通行的狭长地带在许多地点宽不过一百英里，只要有几千

[1] 指当时占领埃及的英军。——译者

人，配备着精良大炮，就会迅速地控制马安地区叙德联军的补给和退路。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等地显然将是攻占的主要目标，一旦从海上控制了沿海，奥斯曼在叙利亚的统治，可能连同其在阿拉伯的统治，不要一个星期就会崩溃。假如贝多因人要打下去，那么只须将他们逐出叙利亚和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市场，就会使他们俯首就范。缺乏某些阿拉伯的绿洲所不能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他们就连最低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那些非游牧人口，即使是城镇居民，也不会造成什么麻烦或者根本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兴高采烈地去欢迎法国和英国的远征军。不过，当他们经历了几年公正的西方司法制度、正规的课税制度和卫生习惯之后，那种欢迎的热情是注定要冷却下去的。

如果这场战争打到底，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可能或者将要发生什么情况呢？那将是土耳其的现行政策和军事力量的完结。即使欧洲和君士坦丁堡，甚至那些圣地以及整个说阿拉伯语的省分都丧失了，小亚细亚也仍将站在土耳其事业一边。小亚细亚的忠诚，既不取决于鲁姆帝国的传统，也不取决于哈里发的地位，而是由于它和奥斯曼民族在本质上的一致。事实上，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奥斯曼民族就是在那里形成的。由于拜占廷的统治和塞尔柱人的影响起了程度相同的作用，那里的广

奥斯曼人的传统和抱负融为一体了，根本不需要后来拜占廷制度的继承者们[1]占领拜占廷首都以及在更往后攫取哈里发的权力来加强这种统一。即使俄国人或任何其他强国实行军事占领，也不会将安纳托利亚[2]从土耳其统一体中分离出去；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不能从其自身分离出去的。不过，当然，经过多年的军事占领之后，这种统一本身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那样的占领，大概无论如何不会遭到小亚细亚大多数穆斯林居民的认真抵抗，也不会担心他们在以后起来造反，假如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已被击溃的话。安纳托利亚人是朴实的劳动农民，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在土地上生了根。近几年来为保住也门和欧洲而几次强迫征兵，已极大地耗损了他们的人力。那些征去的士兵，都是老老实实奉命打仗和缺乏想象力的人，就象他们的祖辈们那样打仗一样；他们丝毫没有打仗的欲望，也没有阿拉伯人为打仗而打仗的传统，狂热性有也很少。在前两次的巴尔干战争[3]中，用宗教的狂热鼓舞安纳托利亚人部队的士气的尝试都失败了。那种要他们进行的战争是太现代化了，指挥的德国军官也太多了。结果证实了全也

① 指奥斯曼帝国素丹。——译者

② 安纳托利亚（Anatolia），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中部。——译者

③ 指1912年10月至1913年5月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1913年6月至同年8月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译者

门闻名的穆克塔帕夏的预言；土耳其在最初采用德国教官的时候，他就预言，这将是奥斯曼军队的末日。那是不成的，这些安纳托利亚人最切望的莫过于驱牛耕地，安度其平凡的乡村生活。只要能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谁当主人都行。

然而，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亚美尼亚族和希腊族，由于他们具有发达的民族观念和难以压抑的"欧化"倾向，就可能会制造麻烦。他们真的会提出一些目前人们还无法预料其解决办法的难题。不久将建立一个自治的亚美尼亚，象自治的波兰那样，看来这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奥斯曼境内并没有一个地理单位是由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即使他们在安哥拉①、锡瓦斯、埃尔祖鲁姆、哈尔普特和凡城等地，即小亚细亚的最东部，住得比其他地方稠密些，并且形成为依附于土地的乡民，但是，就任何大行政区而言，他们也毕竟还是属于少数。在他们新近独立的所在地，即托罗斯山脉南边的阿达纳和阿勒颇的几个地区，他们的人数倒也不少，但主要是城镇居民，而非农业人口的主要成分。即使可以劝说相当一部分散居在小亚细亚西部各城镇及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集中到重建的亚美尼亚（这恐

① 安哥拉（Angora），即今安卡拉（Ankara）。1923年土耳其迁都于此，1930年起改今名。——译者

怕难以办到，因为他们是多么热衷于经营一般商业和迷恋于所谓的寄生生活），也不能恢复历史上的大亚美尼亚[①]和小亚美尼亚[②]，形成足够的力量以压倒那里的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成分。要建立一个具备充分自给自足条件的自治的亚美尼亚，最辽阔的地区是目前俄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省（这是亚美尼亚民族宗教的中心所在地），加上现在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凡城和哈尔普特等省。可是，即使俄国颁布一项克己为人的法令，她也不得不用若干年的时间来大力维持新亚美尼亚的秩序，因为新亚美尼亚将面临一个尖锐的库尔德人问题，并且，在这个世世代代的角逐之地的治安得到确保以前，是不可能指望将迪亚巴克尔、乌尔法、阿勒颇、艾因塔布、马腊什、阿达纳、开塞利、锡瓦斯、安哥拉以及特拉布松等地（且不提更为边远的城镇）的亚美尼亚人集中过来的。当然，库尔德人跟亚美尼亚人一样，都是属于印欧族[③]，极少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是，要他们习惯于服从曾被他们掠夺过三个世纪之久的种族的统治，的确需要一

① 大亚美尼亚（Greater Armenia），古代西南亚的一个王国，位于今土耳其西北部和苏联的西南部。公元前七世纪时形成国家，十一世纪时为土耳其所灭。——译者

② 小亚美尼亚（Lesser Armenia），大亚美尼亚灭亡后，亚美尼亚人一部分迁移到乔治亚、波兰等地，另一部分迁移到西利西亚。后一部分人于十二世纪时又建立起国家，史称小亚美尼亚。——译者

③ 即雅利安人。——译者

段很长的时间。小亚细亚东部的大多数"土耳其人"，都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人的后裔；可是要同化他们也会是缓慢的，而且未必可能。伊斯兰教比起其他任何宗教来，都能更迅速、更彻底地消除种族感情。

安纳托利亚的希腊族人虽然为数不多，但要安顿他们却并不容易。散居在高原地区——卡帕多西亚、邦吐斯、科尼亚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希腊族人，对内地的统治者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困难；可是，在从伊斯帕塔到马尔马拉海的西部沿河地区以及西部和西北沿海地区的希腊族人，却具有比较先进的和内部团结的政治特质，由于受了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与独立的同族人[①]甚相亲近，非常关心希腊的本国政治。长久以来，他们对雅典发生的事情比对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情更为关心。由于希腊占据的岛屿近在咫尺，许多希腊族人天天都能看到，他们就越来越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土耳其境内的希腊民族聚居区的公民。对于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呢？特别是对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亦即"大希腊"[②]的第一大城市士麦拿[③]又应该怎么办呢？士麦拿

---

① 指希腊的希腊人。——译者

② 大希腊（Magna Graecia），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东部等沿海一带兴建的殖民城市的总称。——译者

③ 士麦拿（Smyrna），今名伊兹密尔（Izmir），土耳其西部港市。——译者

人口三十五万，其中希腊族人比居住在任何城市中的希腊族人口都多。我只是提请人们注意这些问题，却并不敢冒昧提出什么解决办法。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事情，笔者也的确不敢妄充先知。他只是试图说明什么事情可能推迟、什么事情可能加速一个帝国的崩溃——这个帝国的末日早已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也经常有人在策划它的到来，可它总是被推迟下来了；同时，他还试图进一步指出土耳其的子孙们在帝国寿终正寝之翌日所必然会面临的某些困难，他们在帝国临终之前，对这些困难了解得愈清楚，便愈能更好地去加以对付——倘若帝国的夭年真是不幸而言中！